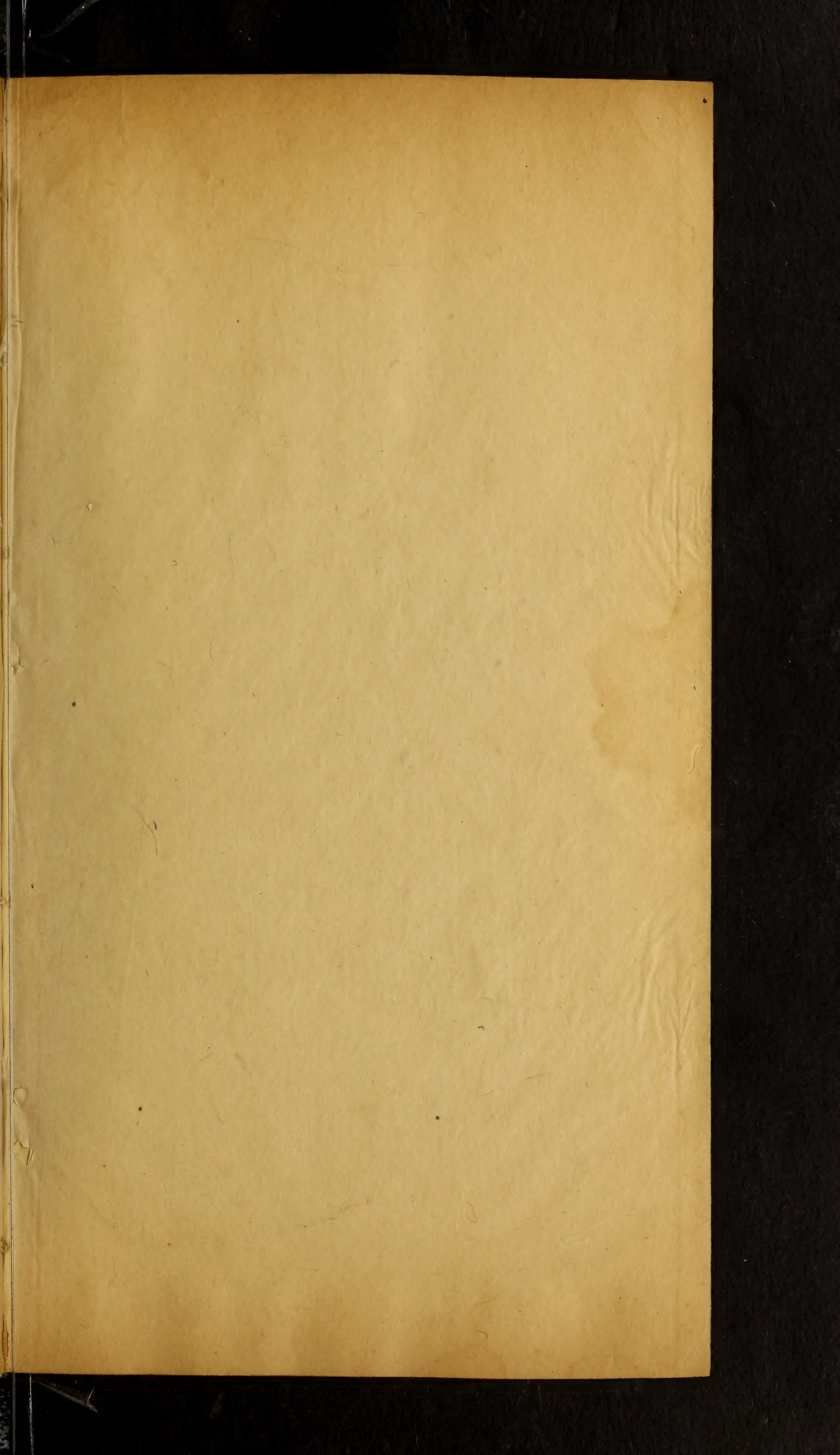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卷之七十七

宋

神宗皇帝

庚戌熙寧三年。春。正月。罷判尚書省張方平。

初。帝欲用王安石。方平以為不可。及是。方平服闋還朝。以觀文殿學士判尚書省。安石言留之不便。遂出知陳州。及陛辭。極論新法之害。帝為之憮然。未幾。召為宣徽北院使。留京師。安石深沮之。方平亦力求去。乃復出判應天府。

二月。河北安撫使韓琦。請罷青苗法。王安石稱疾不朝。詔諭起之。

琦上疏曰。臣準散青苗詔書。務在惠小民。不使兼并乘急以邀倍息。而公家無所利其入。今所列條約。乃令鄉戶及坊郭戶。借錢一千。納一千三百。是官自放錢取息。與初詔相違。又條約雖禁抑勒。然不抑勒。則上戶必不願請。下戶雖或願請。請時甚易。納時甚難。將來必有督索同保均賠之患。陛下躬行節儉以化天下。自然國用不乏。何必使興利之臣。紛紛四出。以致遠邇之疑哉。乞罷提舉官。委提點刑獄。依常平舊法施行。帝袖其疏以示執政曰。琦真忠臣。雖在外。不忘王室。朕始謂可以利民。今乃害民如此。且坊郭安得青苗。而使者亦彊與之。王安石勃然進曰。苟從其所欲。雖坊郭何害。因難琦奏

安石抗章神宗巽謝成何政體即安石果正人猶尚不可而況不正乎嘗謂神宗之信安石有若病狂此亦宋室治亂安危之所關有非人力之所能爲者至趙抃素稱骨鯁寧不知新法病民何未聞出一言以救正及神宗因韓琦奏諭罷青苗機有可乘抃仍請俟安石之出是誠何心迨後悔悵求去所謂啜其泣矣何嗟及矣

曰如桑弘羊籠天下貨財以奉人主私用乃可謂興利之臣今陛下修周公遺法抑兼并振貧弱非所以佐私欲安可謂興利之臣乎帝終以琦說爲疑安石遂稱疾不出帝諭執政罷青苗法趙抃請俟安石出安石求去帝命司馬光草答詔有士夫沸騰黎民騷動之語安石抗章自辯帝爲巽辭謝之且命呂惠卿諭旨韓絳又勸帝留安石安石入謝因言中外大臣從官臺諫朋比欲敗先王正道以沮陛下此所以紛紛也帝以爲然安石乃起視事持新法益堅以琦奏付條例司命曾布疏駁刊石頒之天下琦申辯愈切且論安石妄引周禮以惑上聽皆不報時文彥博亦以青苗之害爲言帝曰吾遣二中使親問民間皆云甚便彥博曰韓琦

三朝宰相不信而信二宦者乎。先是。安石陰結入內副都知張若水押班藍元振為助。帝遣使潛察府界俵錢事。適命二人。二人使還極言民情深願無抑配者。故帝信之不疑。

以司馬光為樞密副使。固辭不拜。

光素與王安石厚。及行新法。貽書開陳再三。又與呂惠卿辯論于經筵。安石不樂。帝欲大用光。訪之安石。安石曰。光所言盡害政之事。所與盡害政之人。而欲寘之左右。使預國論。則異論之人倚以為重。韓信立漢赤幟。趙卒氣奪。今用光。是與異論者立赤幟也。及安石稱疾不出。帝乃以光為樞密副使。光辭曰。陛下所以用臣。蓋察其狂直。庶有補于國家。若徒以祿位榮之。而不取其言。是以天官私非其人也。臣徒以祿位自榮。而不能救生

民之患是盜竊名器以私其身也陛下誠能罷制置條例司追還提舉官不行青苗助役法雖不用臣臣受賜多矣青苗之散使者恐其逋負必令貧富相保貧者無可償則散而之四方富者不能去必責使代償十年之外貧者旣盡富者亦貧常平又廢加之以師旅因之以饑饉民之羸者必委死溝壑壯者必聚而爲盜賊此事之必至者也疏凡九上會安石復起視事乃下詔允光辭收還敕誥知通進銀臺司范鎮封還詔旨者再帝以詔直付光不由門下鎮奏曰由臣不才使陛下廢法乞解其職許之

解韓琦河北安撫使

祖洽明知新法出於執政對策巧爲阿諛以希進取其心術已不可問甚致斥祖宗之政爲因循苟簡悖妄極矣律以大義實罪無所不容司衡者竟爾擢用上第充其伎倆亦孰不可忍乃神宗毫不介意其何以示臣子之鵠哉

琦以論青苗不見聽。上疏請解河北安撫使。止領大名府路。王安石欲沮琦。即從之。

三月。始以策試進士。

初。同知貢舉呂公著在貢院中密奏。言天子臨軒策士而用詩賦。非舉賢求治之意。乞出自宸衷。以咨訪治道。至是。上御集英殿試進士。遂專用策。賜葉祖洽字敦禮邵武人以下三百人及第出身。祖洽策言。祖宗多因循苟簡之政。陛下即位。革而新之。考官宋敏求字次道綬之子。蘇軾欲黜之。呂惠卿擢爲第一。軾言祖洽詆祖宗以媚時君。而魁多士。何以正風化。乃擬答進士策獻之。帝以示王安石。安石言軾才亦高。但所學不正。又以不得逞之故。其言遂跌蕩至此。數請絀之。

置刑法科。

帝因王安石議謀殺刑名疑學者多不通律意遂立刑法科許有官無贓罪者試律令刑統大義斷按取其通曉者補刑法官未幾進士任子亦試律令始出官又詔進士自第三人以下試刑法或言高科不試人不以爲榮乃詔悉試

貶知審官院孫覺字莘老高郵人知廣德軍宋置今爲州隸江南

時青苗法行首議者謂周官泉府民之貸者至輸息二十而五國事之財用取具焉覺條奏其妄曰成周賒貸特以備民之緩急不可徒與也故以國服爲之息然國服之息說者不明鄭康成釋經乃引王莽計贏受息無過歲什一爲據不應周公取息重于莽時考周禮泉府民之貸者以

國服爲之息。鄭注。貸。從官借本也。以國服爲之息。以其于國服事之稅爲息也。于國事受園廛之田。而貸萬泉者。朞出息五百。王莽時。民貸以治產業者。但計贏所得受息。無過歲什一。孔穎達疏。萬泉朞出息五百。二十而取一也。王莽時與周少異。周惟據本徵利。莽則計本而據所贏多少以取息。假令萬泉而贏萬。則徵一千。贏五千。則徵五百。無過什一。據此。周與莽時。取息輕重甚明。覺奏尚未剖悉詳盡。泉。古與錢通。況國用專取具于泉府。則冢宰九賦將安用耶。聖世宜講求先王之法。不當取疑文虛說以圖治。安石覽之怒。會曾公亮言畿縣散青苗錢。有追呼抑配之擾。安石遣覺行視虛實。覺言民實不願與官相交。望賜寢罷。遂坐奉詔反覆。貶知廣德軍。初。覺爲右正言。帝語覺。欲用陳升之而罷邵亢。覺即奏疏如所言。帝以爲希旨。罷判越州。安石早與覺善。特援以爲助。自知通州召還。累遷知審官院。至是以覺不附已。遂逐之。

夏四月。貶御史中丞呂公著知潁州。

韓琦趙抃時地不同何至有晉甲以清君側之事公著雖至愚亦必不爲此言安石誣奏不問而知其妄言安石旣不悅琦復怒公著欲假此兩傷之神宗不察公著遂爾坐貶無怪小人之志益逞也

青苗法行。公著上疏曰。自古有爲之君。未有失人心而能圖治。亦未有脅之以威。勝之以辯。而能得人心者也。昔日之所謂賢者。今皆以此舉爲非。而主議者。一切詆爲流俗浮論。豈昔皆賢而今皆不肖乎。會帝使公著舉吕惠卿爲御史。公著曰。惠卿固有才。然姦邪不可用。王安石以是積怒公著。誣其言韓琦欲因人心。如趙鞅興晉陽之甲。以逐君側之惡。貶知潁州。命知制誥宋敏求草制。明著罪狀。敏求不從。但言敷陳失實。安石怒。命陳升之改其語行之。

趙抃罷。

安石持新法益堅。抃大悔恨。上疏言。制置條例司。遣使者四十餘輩。騷動天下。安石彊辯自用。詆公論爲流俗。

違衆罔民。順非文過。近者臺諫侍從多以言不聽而去
司馬光除樞密不肯拜。且事有輕重。體有大小。財利于
事爲輕。而民心得失爲重。青苗使者。于體爲小。而禁近
耳目之臣。用舍爲大。今去重而取輕。失大而得小。懼非
宗廟社稷之福也。奏入。懇求去位。乃出知杭州。抃長厚淸修。爲政善應俗。施教寛猛不同。以惠利爲本。韓琦稱爲人中表儀。巳不及也。

以韓絳參知政事。

侍御史陳襄字述古。侯官人。言王安石參預大政。首爲興利之
謀。先與知樞密院事陳升之同領條例司。未幾。升之用
是爲相。而絳繼之。曾未數月。遂預政事。則是中書大臣
皆以利進。乞罷絳新命。而求道德經術之賢以處之。庶

不害于王政而足以全大臣之節矣不報襄初由進士歷知縣事留意敎化富弼薦之累官同修起居注改侍御史疏論青苗法不便請斥罷王安石呂惠卿以謝天下及是以言屢不用乞外帝惜其去留修起居注逾年爲知制誥安石欲出之帝不許尋直學士院帝嘗訪人材之可用者襄以司馬光韓維呂公著范純仁蘇軾等三十三人對安石益惡之摘其書詔小失出知陳州考續綱目是條所載陳襄奏宋史襄本傳不載韓絳傳亦無之惟于襄本傳云乞罷韓絳政府以杜大臣爭利而進者蓋即括此奏之意而言之也乃續綱目于八年襄罷學士院條又追叙其爲御史時乞罷絳政府事屬重複今節錄襄本傳附注于此而襄罷學士院條刪不錄

以李定字資深揚州人考李定有四一與蘇舜欽獄已見前一濟南人嘉祐治平中以風采聞一綏州人陝西副都總管浩之父一即此後劾蘇軾爲監察御史裏行罷知制誥宋敏求蘇頌字子容南安人李大臨字才元成都人

定少受學于王安石舉進士爲秀州判官孫覺薦之朝

召至京師。李常見之。問曰。君從南方來。民謂青苗法如何。定曰。民便之。無不喜者。常曰。舉朝方共爭是事。君勿爲此言。定即往白安石。且曰。定但知據實以言。不知京師乃不許。安石大喜。立薦對。帝問青苗事。定曰。民甚便之。于是諸言新法不便者。帝皆不聽。命定知諫院。宰相言前無選人除諫官之比。遂拜監察御史裏行。知制誥宋敏求。蘇頌。李大臨言。定不由銓考。擢授朝列。不緣御史薦。寘憲臺。雖朝廷急于用才。度越常格。然隳紊法制。所益者小。所損者大。封還制書。詔諭數四。頌等執奏不已。並坐累格詔命。落知制誥。天下謂之三舍人。未幾監察御史陳薦字彥升邢州沙河人言。定頃爲涇縣主簿。聞母仇氏

死。匿不爲服。定自辯實不知爲仇氏所生。故疑不敢服。

而以侍養辭官。考仇氏初在民間。生子爲浮屠。曰了元。即佛印也。後爲國子博士李問妾。生定。又出嫁部氏。生蔡奴。工傳神。見陸游老學菴筆記。會公亮謂當行追服。安石力

主之。罷薦御史而改定爲崇正殿說書。監察御史林旦字次中。福州人。薛昌朝。范育字巽之。祥之子。復言定不孝之人。不宜居

勸講之地。并論安石之罪。安石又白罷三人。定亦不自

安求解說書。乃授檢正中書吏房。直舍人院。

詔百官坐罪免杖黥。著爲令

知全州張仲宣坐枉法贓。法官援例杖脊。黥配海島。判

審刑院蘇頌言于帝曰。古者刑不上大夫。仲宣官五品。

今黥之。使與徒隸爲伍。雖其人無可矜。所重者。汙辱衣

冠耳帝曰善詔免杖黥而流海外因著爲令

罷監察御史裏行程顥張戩。字天祺。大梁人。右正言李常。以謝景溫字師直。富陽人。爲侍御史。知雜事。

顥言自古興治立事未有中外人情交謂不可而能有成者況于排斥忠良沮廢公議用賤凌貴以邪妨正者乎正使僥倖小有成事而興利之臣日進尚德之風浸衰尤非朝廷之福帝令顥詣中書議安石方怒言者厲色待之顥徐言曰天下事非一家私議願平氣以聽之安石爲之媿屈戩與臺官王子韶論新法不便乞召還孫覺呂公著戩又上疏論王安石亂法曾公亮陳升之依違不能救正韓絳左右徇從李定以邪諂竊臺諫呂

宰臣積怒言官紛紛乞罷臺諫一空甚至援姻黨徙居要職廟堂拱手而聽莫可如何熙甯朝局尚復成何景象蓋與宋初定制御史不得由宰相薦引實爲防患未形也

惠卿刻薄辯給假經術以文姦言豈宜勸講君側戩又詰中書爭之安石舉扇掩面而笑戩曰戩之狂直宜爲公笑然天下之笑公者不少矣陳升之從旁解之戩曰公亦不得爲無罪升之有愧色常上言均輸青苗斂散取息傅會經義何異王莽猥析周官片言以流毒天下安石遣所親密諭意常不爲止又言州縣散常平錢實不出本勒民出息常詰安石安石請令常具官吏主名常以非諫官體不奉詔安石既積怒言者而顥等以言不行亦各乞罷乃罷常通判滑州戩知公安縣子韶知上元縣安石素善顥及是雖不合猶敬其忠信但出爲京西路提刑顥固辭乃改簽書鎮寧節度判官數日之間臺諫一空安石以外議紛紛請以姻家謝景溫爲侍御史知雜事帝從

之。

五月。詔罷制置條例歸中書。以呂惠卿兼判司農寺。

先是。言者皆請罷條例司。帝問安石可併入中書否。安石言修條例未畢。且臣與韓絳共領是司。每請間奏事。令絳在密院。未可併。請緩之。至是。絳入中書。乃降詔以其事還中書。又以手札諭安石。凡修條例掾屬。悉授以官。青苗免役農田水利等法。付司農寺。命呂惠卿掌之。

遂立賢良科。

令進是科者。先以所業十萬言進。

分審官東西院。六月。罷知諫院胡宗愈。字完夫。宿從子。

舊制。文選屬審官院。武選屬樞密院。至是帝與王安石

議。分審官爲東西院。東主文西主武。以奪樞密之權。且沮文彥博也。彥博言于帝曰若是則臣無由與武臣相接。何由知其才而委令之哉。帝不聽宗愈亦力言其不可。且言李定非才。帝惡之。手詔宗愈潛伏姦意。中傷善良。罷通判眞州。

以朱壽昌字康叔。揚州天長人。通判河中府。

壽昌生三歲。其父巽守京兆。出其母劉氏。母子不相聞者五十年。考宋史壽昌本傳。續綱目通鑑皆言劉氏方娠而出壽昌生數歲。方還父家。王偁東都事畧則云。壽昌既生而出。與蘇軾志林。魏泰東軒筆錄。所載畧同。軾與壽昌同時。必不誤。今依東都事畧改輯。壽昌行四方求之。不得飲食罕御酒肉。與人言輒流涕。及知廣德軍。續綱目。誤作廣州。今改正。與家人訣。棄官入秦。誓不見

母不還。行次同州得焉。劉氏時年七十餘矣。京兆守臣錢明逸以聞。詔壽昌赴闕。時言者共攻李定不服母喪。王安石力主定。因忌壽昌。及壽昌至。但付審官院折資通判河中府。時蘇軾作詩及序贈壽昌。且識世之不養者。定見之。大恨。居數歲。其母卒。壽昌居喪幾喪明。天下稱其孝。

秋。七月。罷呂公弼知太原府。以馮京字當世。江夏人。為樞密副使。公弼以王安石變法。數勸其務安靜。安石不悅。公弼具疏將論之。從孫嘉問字望之。竊其藁以示安石。安石先白之。帝怒。遂罷公弼知太原府。呂氏號嘉問為家賊。京為御史中丞。言薛向總利權無績效。近者復除天章閣待制。于侍從為最親。非向人材所堪處。帝不悅。以語安石

安石請改用京帝從之以爲樞密副使

八月夏人寇環慶州以韓絳爲陜西宣撫使

先是夏人築諾和舊作鬧訛今改堡知慶州李復圭字審言徐州人合蕃漢兵三千遣裨將李信劉甫襲之大敗而還復圭斬信等以自解復出兵追夏人殺其老幼二百以功告捷至是夏人大舉入環慶分其軍多者號二十萬少者不下一二萬攻大順城及柔遠等砦游騎至慶州城下九日乃退鈐轄郭慶等數人死焉韓絳請行邊乃以絳爲陜西宣撫使授以空名告敕得自除吏尋命兼河東宣撫使

九月以曾布爲崇政殿說書兼判司農

王安石嘗欲置其黨一二人于經筵以防察奏對者呂惠卿遭父喪去職安石遂薦布代之布資序淺人尤不服詩罷

山陰陸佃嘗受經于安石至是應舉入京師安石問以新政佃曰法非不善但推行不能如初意還爲擾民安石驚曰何乃爾吾與惠卿議之又訪外議佃曰公樂聞善古所未有然外間頗以爲拒諫安石笑曰吾豈拒諫者但邪說營營顧無足聽佃曰是乃所以致人言也明日召佃謂之曰惠卿言私家取債亦須一雞半豚已遣李承之使淮南質究矣既而承之還詭言民無不便佃說遂不行　陸佃字農師李承之字奉世濮人

以劉庠知開封府

庠不肯屈事王安石安石欲見之或以爲言庠曰安石自執政未嘗一事合人情往將何語邪卒不往上疏極言新法非是帝曰奈何不與大臣協心濟治乎庠對曰

河東二州兵械不修廢弛已非一日凡曾蒞斯土者厥罪惟均乃現職既皆受

臣知事陛下而已。不敢附安石也。

曾公亮罷

公亮初嫉韓琦。故薦王安石以間之。及同輔政。知帝方向安石。凡更張庶事。一切陰助之。而外若不與同者。嘗遣其子孝寬字令綽參其謀至帝前。畧無所異。由是帝益信任安石。安石深德之。公亮以老求去。遂拜司空侍中。集禧觀使。蘇軾嘗從容責公亮不能救正。公亮曰。上與介甫如一人。此乃天也。然安石猶以公亮不盡附己。聽其罷相。

以馮京參知政事吳充為樞密副使。

河東麟府豐三州。此豐州。宋嘉祐中。以蘿泊川掌地置。故城在今葭州府谷縣。其唐故豐州。前已沒于西夏。城壘兵械不治官吏皆受譴京以前帥本道上

讀馮京以前帥自劾獨云優詔且不惟宥之又從而擢居政府賞罰不亦倒置乎

章自劾。優詔不聽。進參知政事。充性謹密。在西府。數言王安石之非。

策賢良方正之士。黜台州司戶參軍孔文仲。字經父。新喻人。

詔舉賢良。帝親策之。太原判官呂陶字元鈞成都人。對曰。陛下初即位。願不惑理財之說。不間老成之謀。不興疆埸之事。陛下措意立法。自謂庶幾堯舜。然以陛下之心如此。天下之論如彼。獨不返而思之乎。及奏第。帝顧王安石取卷讀。讀未半。神色頓沮。帝覺之。使馮京竟讀。稱其言有理。台州司戶參軍孔文仲策。凡九千餘言。力論安石所建之法非是。宋敏求第爲異等。安石怒。啓帝御批。黜文仲。還故官。齊恢字熙業滿陰人。孫固。封還御批。范鎮上疏。臣

所薦孔文仲草茅疏遠不識忌諱且以直言求之而又罪之恐爲聖明之累不聽呂陶亦止授通判蜀州

罷翰林學士司馬光

光求去上曰王安石素與卿善何自疑光曰安石執政凡忤其意如蘇軾輩者皆毀其素履中以危法臣不敢避削黜但欲苟全素履且臣善安石孰如呂公著安石初舉公著後亦毀之彼一人之身何前是而後非必有不信者矣求益力乃以端明殿學士知永興軍

冬十月陳升之罷

升之既忤安石安石數侵辱之升之不能堪稱疾卧家逾十旬乃出會母喪去位

貶秦鳳經畧使李師中字誠之楚邱人知舒州

先是建昌軍（宋置今江西建昌府是。）司理王韶（字子純江州德安人。）詣闕上平戎三策。以爲西夏可取。欲取西夏當先復河湟。欲復河湟。當先以恩信招撫沿邊諸種。自武威之南。至于洮河蘭鄯。皆故漢郡。其地可以耕而食。其民可以役而使。幸今諸羌瓜分。莫相統一。此正可并合而兼撫之時也。且唃氏（唃斯囉合三字方成一名今改且勒斯賚諾稱爲唃氏蓋未解西番語也。）子孫。轄戩（董戩養子額爾古之子。亦名本把戩。額爾古舊作阿里骨。本把戩舊作邦彪籛。今改。）差盛爲諸戎所畏。若招撫之。使糾察宗黨。制其部族。于漢有肘腋之助。且使夏人無所連結。策之上也。帝異其言。召問方畧。王安石以爲奇。請以韶管幹秦鳳經畧司機宜文字。韶請築渭涇上下兩城。屯兵以撫納洮河諸部。下師中議。

師中以爲不便。詔師中罷帥事。韶又言渭源西魏縣。宋置砦。元仍爲縣。今屬鞏昌府。至秦州良田不耕者萬頃。願置市易司。頗籠商賈之利。取其贏以治田。乞假官錢爲本。詔秦鳳經畧司以川交子易物貨給之。命韶領市易事。師中言韶所指田。乃極邊弓箭手地耳。又將移市易司于古渭。宋砦皇祐中置。後爲鞏州。今鞏昌府治是。恐秦州自此益多事。所得不補所亡。安石主韶議。爲削師中職。徙知舒州。而以竇舜卿舜卿字希元。安陽人。知秦州。與內侍李若愚按問田所在。僅得地一頃。地主有訟。又歸之矣。舜卿若愚奏其欺。安石又爲謫舜卿。而命韓縝。縝遂附會實其事。乃進韶太子中允。初。師中仕州縣。邸狀報包拯參知政事。或曰。朝廷自此多事矣。師中曰。包公何能爲。今知鄞縣王安石者。眼多白。甚似王敦。他日亂

天下者必斯人也世貴其先識。

翰林學士范鎮致仕。

鎮上疏曰臣言青苗不見聽一宜去薦蘇軾孔文仲不見用二宜去李定避持服遂不認母壞人倫逆天理而欲以爲御史反爲之罷舍人逐臺諫王韶上書肆意欺罔以興造邊事事敗則置而不問反爲之罪帥臣及不用蘇軾則掎摭其過不悅孔文仲則遣之歸任以此二人況彼二人是非得失能逃聖鑑乎因復極言青苗之害且曰陛下有納諫之資大臣有拒諫之計陛下有愛民之性大臣用殘民之術疏入王安石大怒持其疏至手顫乃自草制極詆之遂以戶部侍郎致仕凡所宜得

朱祖潔歷行間習見五季積弊開國之初能定爲更戍法使習勞苦均勞佚將不擅專而兵無驕惰立制最善乃無端議改舊章分置諸將縻與祿而兵恬嬉毫無禆于實用神宗專事更張而不計可否名曰整軍紀而實自益廢弛甚可笑也

恩典。悉不與。鎮表謝。畧曰願陛下集羣議爲耳目以除壅蔽之姦。任老成爲腹心以養中和之福天下聞而壯之。蘇軾往賀曰。公雖退而名益重矣鎮愀然曰君子言聽計從。消患于未萌使天下陰受其賜無智名無勇功。吾獨不得爲此。使天下受其害。而吾享其名。吾何心哉。

十二月。改諸路更戍法。

初。太祖懲五代之弊。用趙普策定兵制。天子衛兵。以守京師更番戍邊者曰禁軍諸州鎮兵以分給役使者曰廂軍。選于戶籍或應募使之團結以爲所在防守者曰鄉軍。具籍塞下。以爲藩籬者曰蕃軍。大抵四者而已。至是議者以更戍法。雖無難制之患而兵將不相識。緩急不可恃。乃部分諸路將兵總隸禁旅使兵知其將將練

保甲本周禮比閭遺意使民自相友助以收詰奸禁盜之益有司繩糾考稽期無[illegible]廢而已若督責過嚴人皆畏其束縛煩苦則非所以保民而適以厲

其兵平居知有訓厲而無番戍之勞有事而後遣焉旣而分置將副事在七年京畿河北京東西路三十七將河北十七將京畿七將京東九將京西四將陝西五路四十一將鄜延九將涇原十一將環慶八將秦鳳五將熙河九將然禁旅盡屬將官飲食嬉遊養成驕惰又將官遂與州郡長吏爭衡每將各有部將隊將押隊使臣及訓練官等數十人而諸州舊總管鈐轄都監監押設官重復虛破廩祿知三者皆知其非卒不能奪也

立保甲法

王安石言先王以農爲兵今欲公私財用不匱爲宗社長久計當罷募兵用民兵乃立保甲其法十家爲保有保長五十家爲大保有大保長十大保爲都保有都保

民且復授之弓弩教之戰陣驅飲食耕鑿之倫使日從事於擊刺其爲騷擾害業者不少矣梁溪嘗說無過於用桀驁者或因而橫行尤無益而有損是又泥寓兵於農之法而未達乎古今異宜之故也

正副主客戶兩丁以上選一人爲保丁附保兩丁以上有餘丁而壯勇者亦附之內家貲最厚材勇過人者亦充保丁授之弓弩教之戰陣每一大保夜輪五人警盜凡告捕所獲以賞格從事同保犯强盜殺人强姦畧人傳習妖教造蓄蠱毒知而不告依律伍保法餘事非干已又非敕律所聽糾皆毋得告雖知情亦不坐若于法鄰保合坐罪者乃坐之其居停强盜三人經三日保鄰雖不知情科失覺罪逃移死絕同保不及五家併他保有自外入保者權爲同保戶數足則附之俟及十家則別爲保置牌以書其戶數姓名提點刑獄趙子幾迎安石意請先行于畿甸詔從之遂推行于永興秦鳳河北

東西五路。以達于天下。保甲始行。特以捕盜賊相保任。既而詔畿內保丁肄習武事。第一等者。天子親閱試之。命以官。二等至四等。加恩有差。五年。以曾布言。詔主戶保丁。分番隸巡檢司。十日一更。其永興五路。肄習如畿內。惟毋上番。餘路止相保任。毋習武藝。其並邊可肄者。令監司度之。凡保甲先隸司農。八年。改隸兵部。其政令則聽于樞密。至元豐二年。又立開封府界集教大保長法。藝成。乃立團教法。以大保長爲教頭。使教保丁。其法自府界推之諸路。各置文武官一人提舉。禁令苛急。民不勝擾。往往去而爲盜。判大名府王拱辰抗言其害曰。非止困其財力。奪其農時。是以法驅之。使陷于罪罟也。浸淫爲大盜。其兆已見。縱未能盡罷。願裁損下戶以紓之。主者指拱辰爲沮法。拱辰曰。此老臣所以報國也。抗章不已。帝悟。由是下戶得免。考宋史王拱辰傳。元豐初。判大名。抗論保甲之害。續綱目并載是條。敘次不清。今採兵志及拱辰傳改輯。

以韓絳王安石。同平章事。王珪參知政事。

時絳開幕府于延安。詔即軍中拜之。尋命安石提舉編修三司令式。珪爲翰林學士承旨。典內外制十八年。嘗

因齋宮賦詩有所感歎帝聞而憐之遂拜参知政事

行募役法

先是詔條例司講立役法。條例司言使民出錢募人充役。即先王致民財以祿庶人在官者之意。命呂惠卿曾布相繼草具條貫。踰年始成。計民之貧富分五等輸錢。名免役錢。若官戶。女戶。寺觀。單丁。未成丁者。亦等第輸錢。名助役錢。凡斂錢先視州若縣應用雇直多少。隨戶等均取雇直。又增取二分。以備水旱欠闕。謂之免役寬剩錢。用其錢募人代役。既試用其法于開封府。遂推行于諸路。既而東明縣（本漢東昏。王莽改東明。晉省。宋復置。故城在今開封府蘭陽縣。今大名府東明縣。乃金將所置。）民數百紛然詣開封府訴。帝知之。又以臺

諫多論奏因謂安石宜少裁之安石對曰朝廷制法當斷以義豈須規規恤淺近之人議論邪考是條續綱目載有司馬光奏今據宋史食貨志及光傳免役初行俱不載光有特奏元祐元年光既秉政疏陳免役五害其文與此奏畧同續綱目通鑑既載于此而元祐元年又載光所論五害之言殊屬重複今刪此而錄于後

四年春正月韓絳使种諤襲夏人敗之遂城囉兀在綏德州米脂縣西北沈括曰夏人築城于撫寧故縣之北滴崖崖石峭拔高十餘丈下臨無定河謂之囉兀城韓絳素不習兵事開幕府于延安措置乖方選蕃兵爲七軍復以种諤爲鄜延鈐轄知青澗城命諸將皆受其節制蕃兵皆怨望諤謀取橫山乃帥師襲夏人于囉兀大敗之因以衆二萬城焉賜名嗣武砦自是夏人日聚兵爲報復計呂公弼言諤啓邊患宜戒之弗聽已而絳言諤

學者專意經術固有貧於根柢然或心術不正如兩漢五鹿充宗張禹孔光輩非不博通古誼世號經師卒之比附權奸且爲國蠹可知用人不尚虛言要視其力行何如耳況科舉之制惟藉爲登進先資至得人之適用與否則尚需之歷試蘇軾所云設法取士不過如此最爲通論若徒

入夏之功乞加旌賞詔從之

粥廣惠倉田

廣惠倉田。本絕戶業以賑濟者也。王安石請鬻之以爲河北東西陝西京東西路青苗本錢。詔從之。

二月更定科舉法專以經義論策試士。考熙寧定科舉宋史選舉志載于前年三月而神宗本紀仍兩年互見蓋前年建議是年始行也今依續綱目書于此。

初上篤意經學。深憫貢舉之弊。且以西北人材多不在選。遂議更法。王安石謂古之取士。俱本于學。請興建學校以復古。其明經諸科欲行廢罷。詔近臣雜議。監官告院蘇軾曰。科舉之法。行之百年。治亂盛衰。初不由此。今議者或曰。鄉舉德行。而畧文章。或曰專取策論而罷詩賦。夫欲興德行。在于君人者。修身以格物。審好惡以表俗。若欲設科立名以取之。則是教天下相率而爲僞也。上以孝

循名而不考其實經義之與詞賦其弊又何以異乎

取人則勇者割股怯者廬墓上以廉取人則敝車羸馬惡衣菲食凡可以中上意無所不至矣自文章而言之則策論為有用詩賦為無益自政事言之則詩賦策論均為無益然自祖宗以來莫之廢者以為設法取士不過如此也且自唐至今以詩賦為名臣者不可勝數何負于天下而必欲廢之近世士人纂類經史綴緝時務謂之策括臨時剽竊以眩有司其弊有甚于詩賦者矣議上帝曰吾固疑此得軾議釋然矣他日王安石言于帝曰進士科試詩賦亦多得人然謂科法已善則未也士少壯時正當講求天下正理乃閉門學作詩賦及其入官世事皆所未習此科法敗壞人材致不如古既而中書門下言今欲追復古制則患于無漸宜先除去聲律偶對之文使學者得專意經術以俟朝廷興建學校然後講求三代所以教育選舉之法施之天下則庶幾可以復古於是改法罷詩賦帖經墨義士各占治易詩書周禮禮記一經兼論語孟子每試四場初本經次兼經大義凡十道次論一

道。次策三道禮部試即增二道中書撰大義式頒行試義者須通經有文采乃爲中格不但如明經墨義麤解章句而已其殿試則專以策限千字以上分五等第一等二等賜進士及第第三等賜進士出身第四等賜同進士出身第五等賜同學究出身舊制進士入進謝恩銀百兩至是亦罷之仍賜錢三千爲期集費

三月夏人陷撫寧注見前諸城詔安置种諤于潭州韓絳免。諤進築永樂川賞逋嶺二砦永樂城在綏德州米脂縣西後改爲銀川砦賞逋嶺砦亦在米脂縣境分遣都監趙璞雄州人振之子燕達字逢辰開封人築撫寧故城及分荒堆三泉吐渾川開光嶺葭蘆川四砦三泉在葭州界吐渾川蓋即吐延川在延安府延川縣北開光城在綏德州西北本西魏縣唐末廢宋于此置砦後改爲

堡。葭蘆砦。即今葭州。與河東路修築各相去四十餘里。已而夏人攻順寧砦。法見前。遂圍撫寧折繼世。御卿孫。高永能字君舉青澗人。等擁兵駐細浮圖。在綏德州西北。與米脂縣接界。本夏人砦後入宋改名克戎。去撫寧咫尺。囉兀兵勢尚完。諤在綏德節制諸軍。聞夏人至。茫然失措。欲作書召燕達。戰悸不能下筆。顧運判李南公。字楚老鄭州人。涕泗不已。由是新築諸堡悉陷。將士沒者千餘人。詔棄囉兀城。治諤罪。責授汝州團練副使。潭州安置。絳坐興師敗衂。罷知鄧州。

詔察奉行新法不職者。

先是。知山陰縣陳舜俞。字令舉烏程人。不散青苗錢。上疏自劾。謫監南康軍鹽酒稅。星子縣。又知長葛縣樂京。荊南人。不奉

河道變徙自應相視開修以除民患安石此論未可盡非若如彥博所云不出於東則出於西是聽其潰溢四出而盪萬姓田廬於

助役法。知湖陽縣劉蒙。字子明。渤海人。議免役不便俱奪官至是詔察奉行不力者。知陳留縣姜潛。字至之。奉符人。到官纔數月青苗令下。潛卽榜于縣門又移于鄉村。各三日無人至。遂撤榜付吏曰民不願矣卽移疾去。考宋史陳舜俞傳嘗棄官居秀州。已而復出。遂貶死。蘇軾稱其學術才能兼百人之器。一斥不復士大夫惜之。續綱目于此。乃云舜俞先上書。極論新法。謫南康軍。至是復上書言新法實便。識者笑之。與本傳不合。宋元通鑑于熙寧三年。則云舜俞卒于貶所。于此則又因襲續綱目之文。前後尤牴牾。今改輯。

浚漳河。詳前注。

漳河初由磁洛南入冀州與胡盧河合。見前注。其後變徙。入于大河。先是從內侍程昉議詔昉與河北提點刑獄王廣廉相視開修。至是役兵萬人浚之袤一百六十里。

度外豈司牧者當日民艱竟委之束手無策已乎至欲省力役以足財用尤爲不權輕重之見神宗乃欲省事安靜以應天變亦未識天心仁愛斯民之大要矣

帝患財用不足。文彥博曰。足財用在乎安百姓。安百姓。在乎省力役。且河久不開不出于東則出于西。利害一也。今發夫開治。徙東從西。何利之有。王安石謂使漳河不由地中行。則或東或西。爲害一也。治之使行地中。則有利而無害。會京東河北風變異常。民大恐。帝手詔中書令省事安靜。以應天變。漳河之役妨農來歲爲之未晚。王安石格詔不下。

夏。四月。以司馬光判西京留臺。

光在永興。以言不用。乞判西京留臺。不報。又上疏曰。臣之不才。最出羣臣之下。先見不如呂誨。公直不如范純仁程顥。敢言不如蘇軾孔文仲。勇決不如范鎮。今陛下

求治太急進人太銳深切
神宗之病至于聽言太廣
之論尚有未中肯綮處蓋
神宗之失不在聽之廣而

惟安石是信。附之者謂之忠良。攻之者謂之讒慝。臣今日所言。陛下之所謂讒慝者也。若臣罪與范鎮同。即乞依鎮例致仕。若罪重于鎮。或竄或誅。所不敢逃。乃從其請。光既歸洛。自是絕口不論新法。

出監官告院蘇軾通判杭州。考宋史蘇軾傳。及王宗稷東坡年譜。俱以軾判杭州。在熙寧四年。而續綱目載于三年七月。宋元通鑑據本傳。載于是年四月。今依之。又考軾傳。治平二年。進直史館。明年。丁父憂歸。熙寧二年。服闋還朝。監官告院。而續綱目于軾出判杭州。猶書直史館。非是。今改正。

軾自議貢舉與帝合。即日召見。問方今政令得失。軾對曰。陛下天縱文武。不患不明。不患不勤。不患不斷。但患求治太急。聽言太廣。進人太銳。願鎮以安靜。待時之來。然後應之。帝竦然曰。卿三言。朕當熟思之。凡在館閣皆

在廣而不得要領驟變之政惟以信任諞言不能更之輿論正患聽言之未盡其道甚廣詒博而要歷爲畧乎

當爲朕深思治亂。無有所隱。軾退言于向列。王安石不悅。命權開封推官。將困之以事。軾決斷精敏。聲聞益遠。嘗以新法不便。上疏極論。畧曰。臣之所言者三言而已。願陛下結人心。厚風俗。存綱紀。人主所恃者。人心也。自古及今。未有和易同衆而不安。剛果自用而不危者。祖宗以來。治財用者。不過三司。今陛下又創制置三司條例司。使六七少年。日夜講求于內。使者四十餘輩。分行營幹于外。以萬乘之主而言利。以天子之宰而治財。君臣宵旰。幾一年矣。而富國之功。茫如捕風。徒聞內帑出數百萬緡。祠部度五千人耳。以此爲術。人皆知其難也。汴水濁流。自生民以來。不以種稻。今欲陂而清之。萬頃之稻。必用千頃之陂。一歲一淤。三歲而滿矣。陛下使相視地形。所在鑿空訪尋水利。隄防一開。水失故道。雖食議者之肉。何補于民。自古役人必用鄉戶。徒聞江浙之間。數郡雇役。而欲措之天下。自楊炎爲兩稅。租調與庸。既兼之矣。奈何復欲取庸。青苗放錢。自昔有禁。今陛下始立成法。每歲常行。雖云不許抑配。而數世之後。暴君汚吏。陛下能保之乎。昔漢武以財力匱竭。用桑弘羊之說。買賤賣貴。謂之均輸。于時商賈不行。盜賊滋熾。幾至于亂。臣願陛下結人心者此

也。國家之所以存亡者。在道德之淺深。不在乎強與弱。時數之所以長短者。在風俗之厚薄。不在乎富與貧。臣願陛下務崇道德而厚風俗。不願陛下急于有功而貪富彊。仁祖持法至寬。用人有序。專務掩覆過失。未嘗輕改舊章。考其成功。則曰未至。言乎用兵。則十出而九敗。言乎府庫。則僅足而無餘。徒以德澤在人。風俗知義。故升遐之日。天下歸仁。議者見其末年吏多因循。事不振舉。乃欲矯之以苛察。濟之以智能。招來新進勇銳之人。以圖一切速成之效。未享其利。澆風已成。欲望風俗之厚。豈可得哉。臣願陛下厚風俗者此也。祖宗委任臺諫。未嘗罪一言者。縱有薄責。旋即超升。許以風聞而無官長。言及乘輿。則天子改容。事關廊廟。則宰相待罪。臺諫固未必皆賢。所言亦未必皆是。然須養其銳氣而借之重權者。將以折姦臣之萌也。臣聞長老之談。皆謂臺諫所言。常隨天下公議。今者物論沸騰。怨讟交至。公議所在。亦知之矣。臣恐自茲以往。習慣成風。盡爲執政私人。以致人主孤立。綱紀一廢。何事不生。臣願陛下存綱紀者此也。先是。軾見王安石贊帝以獨斷專任。軾因試進士發策。以晉武平吳。獨斷而克。苻堅伐晉。獨斷而亡。齊桓專任管仲而霸。燕噲專任子

之而敗事同功異爲問。安石滋怒。使侍御史謝景溫論奏其過。誣軾丁憂歸蜀。乘舟商販。詔下六路捕逮篙工水師。窮治無所得。軾遂請外。通判杭州。

以鄧綰字文約。成都雙流人。爲侍御史。判司農事。

初。綰通判寧州。注見前。知王安石得君專政。乃條上時事數十。以爲宋興百年。習安玩治。當事更化。言陛下得伊周之佐。作青苗免役等法。民莫不歌舞聖澤。願勿移于浮議而堅行之。復貽安石書。極其佞諛。由是安石力薦于帝。遂驛召對。除集賢校理。檢正中書孔目房。鄉人在都者。皆笑且罵。綰曰。笑罵從他笑罵。好官還我爲之。尋同知諫院。時新法皆出司農。曾布不能獨任其事。安石

高麗海外最大國能與遼相抗且爲遼所阻卽久絕中國聘貢其不能叛遼自來亦可想見乃因估舶一通妄思結弱邦以謀勍敵

欲藉縉以威衆故有是命

五月右諫議大夫呂誨卒

誨以疾表求致仕曰臣本無宿疾偶値醫者用術乖方妄投藥劑寖成風痺遂艱行步非祗憚跛戾之苦又將虞心腹之變勢已及此爲之奈何雖然一身之微固未足恤其如九族之託良以爲憂蓋以身疾喻朝政也至是病亟司馬光往省之至則目已瞑聞光哭張目彊視曰天下事尚可爲君實勉之遂卒

高麗來貢

高麗爲遼所阻不通中國者四十二年自仁宗天聖八年入貢至是爲四十二年諸書作四十三年者誤至是福建轉運使羅拯字道濟祥符人令商

徒使與國生心終成釁孽
何計之左也

入黃眞（澠水燕談作愼）招接通好。高麗王徽乃因眞還移牒福建願備禮朝貢。拯以聞。朝議謂可結以謀遼乃命拯諭意。至是徽遂遣其民官侍郎金悌（高麗史作覲。澠水燕談作第）及朴寅亮（字代天竹州人）等由登州入貢。（後請改由明州從之）自是與中國復通。聘貢相繼。

罷知開封府韓維。

保甲法行。鄉民憂無錢買弓矢加以傳惑。從之戍邊。父子聚泣。維時知開封。上言諸縣團結保甲。鄉民驚擾。至有截指斷腕以避丁者。乞候農隙排定。帝以問安石。安石對曰。此固未可知。就令有之亦不足怪。大抵保甲法。不特除盜用可漸習爲兵。且省財費。唯陛下果斷。不恤

人言以行之帝遂變河東北陝西三路義勇如府畿保甲法安石由此益惡維維力辭安石因言維善附流俗以非上所建立乞允其請會文彥博求去帝曰密院事劇當除韓維佐卿明日維奏事殿中以言不用方請外郡帝曰卿東宮舊人當留輔政維對曰使臣言得行賢于富貴若緣攀附舊恩以進非臣之願也乃出知襄州

六月知蔡州歐陽修致仕

修以風節自持既連被汚衊年六十即乞謝事及守青州上疏請止散青苗錢帝欲復召執政王安石力詆之乃徙蔡州至是求歸益切馮京請留之安石曰修附麗韓琦以琦爲社稷臣如此人在一郡則壞一郡在朝廷

則壞朝廷留之安用乃以太子少師致仕。
貶富弼官。徙判汝州。
弼判亳州。青苗法行。弼謂如是則財聚于上。人散于下。持不行。提舉官趙濟劾弼沮格詔旨。鄧綰乞付有司鞫治。乃落弼武寧節度使同平章事。以左僕射移判汝州。王安石曰。弼雖責。猶不失富貴。昔鯀以方命殛。共工以象恭流。弼兼二罪。止奪使相。何由沮姦。帝不答。弼行過應天。謂判府張方平曰。人固難知也。方平曰。謂王安石乎。亦豈難知者。方平頃知皇祐貢舉。或稱其文學。辟以考校。既至。院中之事。皆欲紛更。方平惡其爲人。檄之使出。自是未嘗與語。弼有愧色。蓋弼亦素喜安石也。
秋。七月。貶御史中丞楊繪字元素。綿竹人。知鄭州。監察御史裏行劉摯字莘老。東光人。監衡州鹽倉。
初。繪言提舉常平張靚等。科配助役錢。一戶多者至三

百千。乞少裁損。以安民心。不聽。時賢士多引去以避王安石。繪又上疏言。老成人不可不惜。當今范鎮。呂誨。歐陽修。富弼。司馬光。王陶等。皆引疾致仕。或自求散地。陛下可不思其故乎。安石聞而深惡之。摯由檢正中書禮房。纔月餘。拜監察御史裏行。摯為安石所器。入見。時帝襃諭之曰。卿從學王安石邪。安石極稱卿器識。摯曰。臣東北人。少孤獨學。不識王安石也。始就職。即陳率錢助役十害。會繪亦言助役之難行者有五。于是安石大怒。使知諫院張璪。初名琥。字邃明。洎之孫。取繪摯所論。作十難以詰之。璪辭不為。曾布請為之。且劾繪摯欺誕懷向背。詔下其疏于繪摯。使各言狀。繪錄前後四奏以自辯。摯奮然曰。為人臣。豈可壓于權勢。使天子不知利害之實。即條對所難以伸其說。畧曰。臣待罪言責。采士民之說以聞。職也。今乃遽令分析。交口相直。無乃辱陛下耳目之任哉。所謂向背。則臣所向者義。所背者利。所向

者君父。所背者權臣。願以臣章不報。明日。復上疏論之畧曰。陛下夙夜勵精。以親庶政。天下未致于安且治者。誰致之邪。卽自以太平爲巳任。得君專政者是也。二三年閒。開闔搖動。舉天地之內。無一民一物得安其所者。其議財。則市井屠販之人。皆召至政事堂。其征利。則下至歷日。而官自粥之。推此以往。不可究言。輕用名器。淆混賢否。忠厚老成者。擯之爲無能。俠少儇辯者。取之爲可用。守道憂國者。謂之流俗。敗常害民者。謂之通變。凡政府謀議經畫。除用進退。獨與一掾屬曾布者論定。然後落筆。同列預聞。反在其後。故奔走乞丐之人。布門如市。今西夏之欵未入。反側之兵未安。三邊瘡痍。流潰未定。河北大旱。諸路大水。民勞財乏。縣官減耗。聖上憂勤念治之時。而政事如此。皆大臣誤陛下。而大臣所用者誤大臣也。疏奏。安石欲竄摯嶺外。帝不許。詔貶繪知鄭州。謫

摯監衡州鹽倉。瑑亦落職。遣察訪使遍行諸路。促成役

書。先是。衡州倉吏緄兵。姦利相市。鹽中美惡相雜。遠人未嘗食善鹽。摯至。悉心核覈。且儲其美以爲賞。弊去什七。父老目爲學士鹽。

安石雱父子濟惡圖君子
之所棄然囚首跣足攜婦
人冠以見其父子對客之

八月以王雱字元澤安石子為崇政殿說書

雱為人慓悍陰刻無所顧忌性敏甚年十三時得秦卒言洮河事嘆曰此可撫而有也使西夏得之則敵彊而邊患博矣故安石聞王韶開熙河議因力主之未冠已著書數十萬言舉進士調旌德唐縣今屬寧國府尉雱氣豪睥睨一世不能作小官安石執政所用多少年雱亦欲預選乃與父謀曰執政子雖不可預事而經筵可處安石欲帝知而自用乃以雱所作策及注道德經鏤板鬻于市遂傳達于帝鄧綰曾布又力薦之召見授太子中允崇政殿說書安石更張政事雱實導之雱嘗稱商鞅為豪傑之士且言不誅異議者則法不行安石一日與程顥語雱囚首跣足攜婦人冠以出問父所言何事曰以新法為人所沮

時此或出于惡皆歸之之
日未免也甚且安石乃偽
爲名高之人亦豈肯容其
子如是哉

故與程君議之。雱大言曰。梟韓琦富弼之首于市。則法行矣。安石遽曰。兒誤矣。顥曰。方與參政論國事。子弟不可預。姑退。雱不樂。

命王韶主洮河安撫司事。

時議取河湟。自古渭砦接青唐。注俱見前。武勝軍。本唐臨州。沒于吐蕃。號武勝軍。今蘭州府狄道州是。應招納蕃部市易募人營田等事。並令王韶主之。韶至秦。會諸將以蕃部俞龍珂在青唐最大。渭源羌與夏人皆欲羈縻之。議先致討。韶因按邊。引數騎直抵其帳。諭以成敗。遂留宿。明旦。兩種皆遣其豪。隨韶以東。龍珂率其屬十二萬口內附。自言平生聞包中丞朝廷忠臣。乞賜姓包氏。帝如其請。賜名順。

九月。粥坊場河渡祠廟。

冬十月以鮮于侁字子駿閬州人爲利州轉運副使

初詔監司各定所部助役錢數利州路轉運使李瑜欲定四十萬侁時爲判官爭之曰利州民貧地瘠半此可矣瑜不從遂各爲奏帝是侁議諭司農曾布使頒以爲式因黜瑜而擢侁副使兼提舉常平侁惡王安石沽激要君嘗語人曰是人若用必壞亂天下及安石用事侁乃上書論時政以爲逆治體而召民怨者不可概舉其意專指安石安石怒毀短之帝稱其有文學可用安石曰何以知之帝曰有章奏在安石乃不敢言旣爲副使部民不請青苗錢安石遣吏責之侁曰青苗之法願取則與民不自願豈能彊之哉蘇軾稱侁上不害法中不

廢親下不傷民以爲三難。

立太學生三舍法。

初國子生以京朝七品以上子孫應蔭者爲之。太學生以八品以下。若庶人之俊異者爲之。試藝如進士法。及帝即位尤垂意儒學。自京師至郡縣既皆有學。至是因言者論太學假錫慶院西北廊甚狹隘。乃盡以錫慶院及朝集院西廡廣太學。增直講爲十二員。率二員共講一經。生員釐爲三等。始入太學爲外舍。定額爲七百人。外舍升入內舍。員三百。內舍升上舍。員百。各執一經。從所講官受學。月考試其業。優等以次升舍。上舍免發解。及禮部試。召試賜第。其正錄學諭。（宋史職官志。國子監正錄各五人。秩正九）

民情固可與樂成難與圖始然果有實惠及民則始或怨誹者不久即爲感悅如子產之治鄭先謗而後頌是也若熙寧新法次第舉行已閱四年之久上下交訌其不便於民可知乃不務改絃易轍以順人情而效厲王之故智踵商鞅之覆轍思欲威脅刑禁防

品舉行學規學諭秩亦正九品以上舍生爲之。經各二員。學行卓異者，主判直講。復薦之于中書除官。其後增置八十齋。齋三十人。外舍生至二千人。歲一試補內舍生。間歲一試補上舍生。彌封謄錄。如貢舉法。文獻通考眞宗景德中始令禮部糊名考較祥符八年制謄錄院。

壬子五年。春。正月。置京城邏卒。察謗議時政者。收罪之。

三月。南平王李日尊日尊公蘊之孫死。子乾德嗣。日尊既死。乾德遣使來告哀。詔封乾德爲交阯郡王。

判汝州富弼致仕

弼至汝州兩月。即上言。新法臣所不曉。不可以治郡。願歸洛養疾。許之。遂請老。復授司空武寧節度使。致仕。弼

川之輸敢怒之形實未之前聞也

雖家居朝廷有大利害知無不言。帝雖不盡用。而眷禮不衰。常因王安石有所建明。却之日。富弼手疏稱老臣無所告訴。但仰屋竊嘆者。卽當至矣。其敬之如此。

行市易法。

自王韶倡爲緣邊市易之說。王安石善之。以爲與漢平準法同。可以制物低昂而均通之。遂用草澤魏繼宗議。以內藏庫錢帛。置市易務于京師。凡貨之可市。及滯于民而不售者。平其價市之。願以易官物者聽。若欲市于官者。則度其田宅或金帛爲抵當而貸之錢。責期使償。半歲輸息十一。及歲倍之。過期不輸。息外每月更加罰錢。以戶部判官呂嘉問爲提舉。嘉問上建置十三事。其一欲于律外禁兼并之

家輙取利。帝去之。安石執不可。已而帝聞其太煩碎。人人皆怨讟。欲罷之。以問安石。安石對曰。立法當論有害于人與否。不當以煩碎廢也。自是諸州上供薦席黃蘆蓆之類。六十色。悉令計直。從民願粥者市之。以給用。

改提舉在京市易務爲都提舉市易司。秦鳳。兩浙。滁州。成都。廣州。鄆州。六市易司。皆隸焉。

夏五月。詔宗室非袒免親者。許應舉。

初試。黜其不成文理者。餘令覆試。累覆不中者。亦量才擢用。

行保馬法。

王安石建保甲養馬之法。文彥博。吳充。以爲不便。安石持論益堅。乃詔曾布等上其條約。保甲願養馬者。戶一匹。物力高願養二匹者聽。皆以監牧見馬給之。或官與

神宗英銳求治而闇於知人其於安石君臣魚水推誠相待而安石任其堅僻之性以行其欺詐之情稍不遂意非稱疾不朝即固

其直令自市先行于開封府及陝西五路府界無過三千匹五路無過五千匹襲逐盜賊外乘越三百里者有禁歲一閱其肥瘠死病者補償在府界者免輸糧草二百五十束加給以錢布在五路者歲免折變緣納錢三等以上十戶為一保四等以下十戶為一社以待病斃逋償者保戶馬死保戶獨償社戶馬死社戶半償之其後遂徧行于諸路

王安石求去位帝不許

先是樞密都承旨李評喜論事帝多從其言又嘗極言助役不便安石惡之會評妄奏罷閤門官吏安石言其作威福必欲罪之帝亦謂評有罪然未始罪評也明日安石入見乞東南一郡帝曰自古君臣如卿與朕相知極少朕鄙鈍初未有知自卿在翰林始聞道德之說心

辭求去其無饜挾之心亦至矣而神宗每爲其所愚留之惟恐不力由彼理財之說窺測隱微遂墮其術中而不悟耳

稍開悟。天下事方有緒。卿何去。安石固請。帝曰、卿得非以李評事。謂朕有疑心。朕自知制誥知卿。屬以天下事。如呂誨比卿少正卯。盧杞朕不爲惑。豈更有人能惑朕者。未幾安石復自齎表入請帝不覦以表授安石固令就職。

秋閏七月。以章惇爲湖北察訪使。

時帝思用兵以威四夷湖北提點刑獄趙鼎上言峽州宋蠻州。非歸峽之峽州也。峒酋刻剝無度。蠻衆願內附。辰州布衣張翹亦上書言南北江利害。北江彭氏有州二十。已見前南江諸蠻舒氏有州四。曰敘。峽。中。勝。元。則田氏有州四。曰獎。錦。懿。晃。向氏有州五。曰宿。龍。保順。天賜。古。則地俱在今辰沅二府界。遂詔中書檢正官章惇察訪荊湖北路經制蠻事。

八月王韶擊吐蕃敗之遂城武勝

秦鳳駐泊都監（宋制諸路都監有禁兵駐泊其地者以駐泊冠之）張守約（字希參濮州人）請名古渭砦為軍以根本隴右詔從之遂建為通遠軍使王韶知軍事以圖武勝韶引兵築乞神平堡（在渭源縣西南）蕃酋穆爾（舊作抹耳今改）結舒克巴（舊作水巴今改）等族入寇韶率兵度竹牛嶺（在狄道州東）逼之斬首百餘級焚其廬帳洮西震動酋木征渡河來寇穆爾復依其聲勢保集抹邦山（在狄道州南）知德順軍（宋置今靜寧州）景思立（晉州人）以涇原兵出南路分遣諸將一擊穆爾于南甲（在狄道州南）一擊木征于鞏令城（吐蕃所築在狄道州南）制二酋使不得動韶將大軍從東谷（河名在狄道州東出渭源縣西南流入洮河）徑趨武勝未至數里賊迎戰敗

還。追至其城。首領恰約克。舊作轄藥今改。棄城遁。餘衆出降。遂城武勝。建爲鎮洮軍。既而不征亦敗于鞏令城。初。部言措置洮河。只用回易息錢。未嘗輒費官本。文彥博曰。工師造物。初必小計。冀人易于動工。及既興作。知不可已。乃方增多。帝曰。屋壞豈可不修。王安石曰。主者善計。自有忖度。豈爲工師所欺也。彥博乃不復言。由是部進討。敢肆欺誕。朝廷不與計財。

觀文殿學士致仕歐陽修卒。諡文忠。

修既致仕。樂潁川風土。遂居焉。自號六一居士。初修以薛居正所進五代史。開寶中進。共一百五十卷。繁猥失實。重加修定。共七十五卷。藏于家。是歲有詔取其書。而修已卒。詔刊行之。修天資剛勁。見義勇爲。平生獎引後進。如恐不及。賞識之下。率爲聞人。及在政府。士大夫有所干請。輒面諭可否。雖臺諫論事。亦必以是非詰之。怨誹益衆。自五代以來。文體卑弱。修遊隨州。得唐韓愈遺稿。讀而心慕之。苦心探賾。至忘寢食。遂以文章名冠天下。學者翕然師尊之。

貶唐坰錢塘人。為潮州別駕。坰以父任得官。坰父詢。判太常寺。進給事中。嘗上書言秦二世制于趙高乃失之弱。非失之彊。帝悅其言又言青苗法不行。宜斬大臣異議如韓琦者數人。王安石尤喜之。薦使對。賜進士出身。為崇文校書。安石復令鄧綰舉為御史。遂除太子中允。將用為諫官。安石疑其輕脫。將背已立名。不除職。以本官同知諫院。非故事也。坰果怒安石易已。凡奏二十疏。論時事。皆留中不出。坰乃因百官起居日。扣陛請對。帝令諭以他日。坰伏地不起。遂召升殿。坰至御座前。進曰。臣所言皆大臣不法。請對陛下一一陳之。乃搢笏展疏。目安石曰。王安石近御座聽劄子。安石遲

張時泰廣義謂方田均稅

遲。垌呵曰。陛下前猶敢如此。在外可知。安石竦然而進。垌大聲宣讀。凡六十條。大抵言安石專作威福。曾布表裏擅權。天下但知憚安石。不復知有陛下。文彥博。馮京知而不敢言。王珪曲事安石。無異厮僕。且讀且目珪。珪慚懼。俯首先降。又言薛向。陳繹。字和叔。開封人。安石頤指氣使。無異家奴。張璪。李定。為安石爪牙。張商英。字天覺。蜀州新津人。乃安石鷹犬。逆意者。雖賢為不肖。附己者。雖不肖為賢。至詆安石為李林甫。盧杞。帝屢止之。垌慷慨自若。畧不退懾。讀已。下殿再拜而退。侍臣衛士相顧失色。閤門糾其瀆亂朝儀。貶潮州別駕。

頒方田均稅法。

在神宗諸政中猶爲差善於此所見似是而非不知五方土性不齊所產亦異豈能強而同之則壤成賦止期無悖於什一而止必欲方量均額令佐履畝周行農民已不勝其擾且自方帳以下多立科條尤爲煩瑣無當民間未得均賦之利已受更張之害蓋爲政者必不出此也

帝患田賦不均。詔司農重定方田。及均稅法。頒之天下。方田之法。以東西南北各一千步當四十一頃。六十六畝。一百六十步爲一方。歲以九月。縣委令佐分地計量隨陂原平澤而定其地。因赤淤黑壚而辨其色。方量畢。以地及色參定肥瘠而分五等。以定其稅則。至明年三月畢。揭以示民。均稅之法。縣各以其租額稅數爲限。舊嘗收蹙奇零。如米不及十合而收爲升。絹不滿十分而收爲寸之類。今不得用其數。均攤增展致溢舊額。凡越額增數皆禁。若瘠鹵不毛。及衆所食利山林陂塘溝路墳墓。皆不立稅。凡方田之角。立土爲峯。植其野之所宜木。以封表之。有方帳。有莊帳。有甲帳。有戸帖。其分烟析

產典賣割移官給契縣置簿皆以今所方之田爲正令既具乃以鉅野縣尉王曼爲指教官先自京東路行之諸路倣焉

九月少華山崩（山在今同州府華州東南與太華峯勢相連而稍低故名少華羅大記少華山有峯曰阜頭郎宋熙寧五年崩處其崩山遺址名半截山）其下地裂陷民居數百戶

冬十月置熙河路以王韶爲經畧安撫使

置熙河路領熙河洮岷州及通遠軍（注俱見前）升鎮洮軍爲熙州以韶爲經畧安撫使兼知熙州然河洮岷三州猶未復也

十一月章惇招降梅山峒蠻置安化縣（今縣屬長沙府梅山在其西南與寶

撫綏山峒蠻莠復平南江州峒其才畧亦有足取若僅任以馳驅禦侮未嘗不可稍收成效及延至輔弼則貽譏覆餗蓋才有餘而德不足性復陰險叵測所謂小人可小知而不可大受者也

慶府新化縣接界。在新化者曰上梅山。在安化者曰下梅山。

梅山峒蠻蘇氏。舊不通中國。其地東接潭。南接邵。西接辰。北接鼎澧。章惇招降之。籍其民萬四千八百餘戶。其田二十六萬四百餘畝。均定其稅。使歲一輸。築武陽開峽二城。在安化。新化二縣界。置安化縣。隸邵州。

癸丑 六年春二月。王韶克河州。

獲木征妻子。

以沈起字興宗明州鄞縣人知桂州。

自王安石用事。始求邊功。知邕州蕭注喜言兵。羨王韶等獲高位。乃上疏言交阯雖奉朝貢。實包禍心。失今不取。必為後憂。會交人為占城所敗。或言其餘衆不滿萬。

日食推測可知然自屬天變敬謹修政可也避殿減膳乃至一月得毋沽名過甚至以陰雲不見爲德所感而君臣相賀益可鄙矣

取之易詔卽以注知桂州經畧之注入朝帝問攻取之策注復以爲難度支判官沈起言南交小醜無不可取之理乃以起代注起受旨于安石遂一意事攻擾交阯始貳

夏四月甲戌朔日食

先是司天奏四月朔日當食帝自三月卽避殿減膳降天下罪囚一等至是雲陰日不見王安石等進賀以爲聖德所感乞御殿復膳從之

文彥博罷

彥博久居樞密以王安石多變舊典言于帝曰朝廷行事務合人心宜兼采衆論以靜重爲先陛下勵精求治

而人心未安蓋更張之過也祖宗法未必皆不可行但有偏而不舉之弊爾安石知爲巳發奮然排之曰求去民害何爲不可若萬事隳脞乃西晉之風何益于治及市易司立至果實亦官監賣彥博以爲損國體斂民怨致華嶽山崩爲帝極言之安石曰華山之變殆天意爲小人發市易之起自爲細民久困以抑兼并爾于官何利焉彥博求去益力遂爲司空河東節度使判河陽徙大名府身雖在外而帝眷有加

置律學

詔士之莅官以法從事今所習非所學宜置律學命官舉人皆得入學習律令

神宗恤調夫之壞產而不顧河決之占地狃于小而忽于大可謂惑而不知為政安石持議濬河意非不善乃以費少利倍為辭絕不計及民生利病則乖立言之體矣至鐵爪木杷諸法人皆知不可用安石必主其說而力行之蓋好奇而愎不恤人言孟子所謂小有才未聞君子之大道而已向陳世倌曾以混江龍之法入告欲以疏雲梯關以下黃河之淤知其不可故不用也

以范子淵提舉濬河司

河溢北京夏津。唐縣。今屬東昌府。帝語執政。聞京東調夫修河有壞產者。且河決不過占一河之地。或西或東。利害無所校。聽其所趨如何。王安石曰。北流不塞。占公私田至多。又水散漫。久復澱塞。昨修二股費至少而公私田皆出。向之瀉鹵俱為沃壤。庸非利乎。況調夫已減于去歲若復葺理隄防。則夫愈減矣。帝從之。先是。有選人李公義者。獻鐵龍爪揚泥車法以濬河。其法用鐵為爪形。繫舟尾。乘流相繼而下。一再過。水深數尺。宦官黃懷信以為可用。而患其太輕。安石請令懷信。公義。同議增損。乃別置濬川杷。其法以巨木長八尺。齒長二尺。列于水下。如杷狀。以石壓之。兩傍繫大船。各用滑車絞之。撓蕩泥沙。或謂水深則杷不及底。淺則齒礙泥沙。人皆知不可用。惟安石善其法。乃賞懷信。而命公義官。以杷法下大名。令子淵與通判知縣共試之。皆言不可用。會子淵以事至京師。安石問

其故。子淵意附會。遽曰。法誠善。乃置濬河司。將自衛州第同官議不合爾。安石大悅。濬至海口。差子淵為都大提舉。公義為之屬。

六月。置軍器監。

王雱言。今天下甲冑弓弩以千萬計。而無一堅利者。莫若更置其法。斂數州之所作。而聚以為一。若今錢鹽之比。擇知工事之臣使典其職。且募良工為匠師。帝頗采雱說。置軍器監。總內外軍器之政。以呂惠卿判監事

知南康軍周敦頤（字茂叔。道州營道人。）卒。

敦頤初因舅鄭向（字公明。開封陳留人。）任。為分寧（唐縣。今南昌府寧州是。）主簿。有獄久不決。敦頤至。一訊立辯。邑人驚曰。老吏不如也。調南安（今江西南安府。宋為南安軍。）司理。有囚法當不死。轉運使

王逵欲深治之。敦頤力與辯。逵不聽。敦頤委手板。將棄官去。曰如此尚可仕乎。殺人以媚人。吾不爲也。逵悟。囚得釋。調桂陽（宋置今屬郴州）令。改知南昌。富家大姓。黠吏惡少。惴惴畏法。且又以汙穢善政爲恥。歷知南康軍。年五十七而卒。敦頤博學力行。著太極圖易通。明天理之根源。究萬物之終始。言約而道大。文質而義精。得孔孟之本原。大有功于學者。爲南安司理時。通判程珦（羽之孫）以其爲學知道。使二子顥頤往受業。敦頤每令尋孔顏樂處。所樂何事。顥嘗曰。自再見周茂叔後。吟風弄月以歸。有吾與點也之意。旣至南康。卽築室于蓮花峯（廬山之峯在今九江府德化縣）下。前有溪合于湓江。（卽湓浦注見前）取營道（漢縣明省故城在今永州

府道州。所居濂溪在今道州西南流入瀟水。以名之。學者稱爲濂溪先生。

大蝗。

秋九月。初策武舉之士。

凡武舉試義策于秘閣。武藝于殿前司。及殿試。則又試騎射及策于廷。策武藝俱優爲右班殿直。武藝次優爲三班奉直。又次借職。末等三班差役。初。樞密院修武舉法。不能答策者。答兵書墨義。王安石曰。武舉而試墨義。何異學究誦書。不曉理者。無補于事。先王收勇力之士。皆屬于車右者。欲以備禦侮之用。則記誦何所施。帝從之。至是始策武舉之士。

吐蕃木征復入河州。王韶破走之。遂取岷宕。即唐宕州。古宕昌也。注見前。洮疊即唐疊州。後沒吐蕃。故城在今鞏昌府洮州廳。四城。帝御殿受賀。

韶既復河州。會降羌叛回軍擊之。木征以其間據河州。韶進破和諾克（舊作訶諾今改）密藏（舊作木藏今改）城。（二城皆土蕃所置。和諾克城在河州。南宋改名定羌。密藏城在州西南。）穿露骨山。（在今河州西南。接洮州番界。石如骨露。故名。又四時積雪。亦曰雪山。）南入洮州境。道隘。釋馬徒行。或日至六七。木征留其黨守河州。自將尾官軍。韶力戰破走之。河州復平。岷山首領木令征以城降。韶入之。于是宕。洮。疊三州羌酋皆以城附。韶軍行五十四日。涉千八百里。得州五。斬首數千級。獲牛羊馬以萬計。捷至。帝御紫宸殿受賀。解所服玉帶賜王安石。進韶左諫議大夫。端明殿學士。

收免行錢。

先是京師百物有行。官司所須。俱以責辦下逮貧民浮

販。類有賠折。呂嘉問請約諸行利入厚薄。令納錢以賦吏祿。與免行戶祗應。而禁中賣買百貨。並下雜買場務。仍置市司估物低昂。凡內外官司欲占物價。則取辦焉。至是行之。

冬十月。開直河。

時河北流閉已久。水或橫決散漫。常虞壅遏。外都水監丞王令圖獻議。于大名第四第五埽等處。開修直河。使大河還二股故道。時河流潰溢。已不循二股。初行之道。故欲開直河以復之。考此即後回河之議所由始。王安石主其議。言于帝曰。開直河則水勢分。其不可開者。以近河每開數尺即見水。不容施功爾。今第見水。即以濬川杷濬之。苟置數千杷則諸河淺澱皆非

所患歲可省開濬之費幾百千萬。帝曰。果爾甚善。乃命

開直河。使范子淵領其事。

章惇擊南江蠻。平之。置沅州今爲府屬湖南。

湖北蠻向永晤舒光銀各以其地降惇。獨田氏有元猛者。頗桀驁。惇進兵破懿州五季馬氏置後爲田氏所據。南江州峒悉平。遂置沅州。以懿州新城爲治所。後誠徽州五季蠻峒有誠徽州。楊氏居之。誠州即今靖州。徽州即今靖州屬之綏寧縣。蠻酋楊光富亦率其族姓二十三州。咸歸附。因置誠州。後改靖州。考靖州。崇寧二年始改。續綱目類敘于此。而于崇寧二年。又復載之。事屬重複。今刪後條而并載于此。又誠徽州。續綱目誤作城徽州。今改正。

行折二錢。

自王安石爲政。始罷銅禁。姦民日銷錢爲器。邊關海舶。

不復譏錢之出國錢曰耗張方平因對極論其害請詰
問王安石舉累朝令典一旦削而除之其意安在安石
深惡之至是行折二錢除在京及府界外諸路並通行

甲寅　七年春正月熊本字伯通鄱陽人討瀘夷瀘州夷也降之

先是瀘夷叛詔以本爲梓夔察訪使得以便宜措置諸
夷事本嘗通判戎州注見前習夷中俗及至部以夷人擾
邊皆介村豪爲鄉導乃以計致百餘人梟之瀘川隋縣瀘州治元省入州其徒股栗願矢死自贖獨柯陰本唐縣屬羈縻晏州後爲蠻所據地在今瀘州江安縣西南一酋不至本率軍進討柯陰窘迫乞降
本受之盡籍丁口土田及其重寶善馬歸之公上受貢
職于是淯井在敘州府長寧縣北其有二脈一鹹淡取以煎鹽宋初爲淯井夷所居後置監于

此。長寧。唐羈縻州。後沒于蠻。宋以夷人獻地。建爲軍。明改縣。今屬敘州府。烏蠻羅氏鬼主。宋史瀘夷傳。烏蠻王得蓋居姚州。授刺史。得蓋死。其子竊號羅氏鬼主。　姚州。宋羈縻州。屬瀘州。諸夷皆願世爲漢官。本還。帝勞之曰。卿不傷財。不害民。一旦去百年之患。至于燉奏詳明。近時鮮儷。擢集賢殿修撰。賜三品服。西南用兵自此始。

二月。知河州景思立。與吐蕃別將戰于踏白城。在河州西北。敗死。三月。木征寇岷州。刺史高遵裕擊走之。木征雖屢敗。而董戩別將青伊克結。舊作青宜結果莊。舊作鬼章。今改。之衆。復數擾河州屬蕃。時王韶入朝。思立與戰于踏白城。敗死。木征勢復熾。遂寇岷州。遵裕遣包順擊走之。

遼使人來議疆事。遣太常少卿劉忱報之。

遼以河東路沿邊增修戍壘。起鋪舍。侵入蔚應朔三州界內。使林牙遼官名。掌文告。蕭禧來言。乞行毀撤。別立界至。禧歸。帝面諭以三州地界。俟遣官與北朝官卽境上議之。遂詔忱如遼。遼遣樞密副使蕭素會忱于代州境上。詔下樞密院議。且手詔判相州韓琦。司空富弼。判河南府文彥博。判永興軍曾公亮。條代北事宜以聞。琦言。臣觀近年朝廷舉事。似不以大敵爲䘏。彼見形生疑。必謂我有復燕之意。故引先發制人之說。造爲釁端。所以致疑。其事有七。招高麗朝貢。一也。取吐蕃之地建熙河。二也。植榆柳于西山。以制蕃騎。三也。捌保甲。四也。築河北城池。五也。置都作院。頒弓矢新式。六也。置河北三十七將。七也。契丹素爲敵國。因事起疑。不得不然。臣嘗竊計始爲陛下謀者。必曰。治國之本。當先聚財積穀。募兵于農。則可以鞭笞四夷。故散青苗錢。爲免役法。置市易務。次第取錢。新制日下。更改無常。而監司督責。以刻爲明。今農怨于畝。商歎于道。路長吏不安其職。陛下不盡知也。夫欲攘

韓琦請遣使諭意。守舊境以修前好。如彼自敗盟。則一振威而復故疆。攄宿憤所論切中事理。惟請罷將官之類以釋可疑之形。非惟跡涉張皇。且因敵國生釁。自撤邊防。亦非籌邊長算。至謂植柳西山築城河北爲釁端所由。更不免過

存畏怯琦昔在西夏威勢
壽著何亦為此委靡之見
耶

斥四夷以興太平。而先使邦本困搖。衆心離[illegible]
陛下始謀者大誤也。臣今為陛下計。宜遣報使[illegible]
來與作乃修備之常疆土素定。悉如舊境。不可[illegible]
端以隳累世之好。可疑之形。如將官之類。因[illegible]
養民愛力。選賢任能。使天下悅服。邊備日充。若其果自
敗盟。則可一振威。恢復故疆。攄累朝之宿憤矣張方平
公亮亦皆有言。大抵度上
以虜為憂。故深指時事云

大旱。詔求直言。夏四月權罷新法。雨

自去秋七月不雨至夏四月。帝憂形于色。欲盡罷法度
之不善者。王安石曰。水旱常數。堯湯所不免。但當修人
事以應之。帝曰。朕所以恐懼者。正為人事之未修爾。今
取免行錢太重。人情咨怨。自近臣以至后族。無不言其
害者。馮京曰。臣亦聞之。安石曰。士大夫不逞者。以京為
歸。故京獨聞此言。臣未之聞也。翰林學士韓維言陛下

損膳避殿乃舉行故事恐不足以應變當痛自責己廣求直言帝即命維草詔行之初光州司法參軍鄭俠字介夫福州福清人以秩滿入京俠先為安石所獎拔感其知己思欲盡忠及入京安石問以所聞俠曰青苗免役保甲市易數事與邊鄙用兵在俠心不能無區區也安石不答久之監安上門會歲饑征斂苛急東北流民每風沙霾噎扶攜塞道羸疾愁苦身無完衣或茹木實草根至身被鎖械而負瓦揭木賣以償官累累不絕俠乃繪所見為圖并疏陳時政之失詣閤門不納遂假稱密急發馬遞上之銀臺司且云陛下觀臣之圖行臣之言十日不雨即乞斬臣宣德門外以正欺君之罪疏奏帝反覆觀圖長吁數四袖以入內是夕寢不能寐翌日遂命開封體放免行錢三

神宗一見流民圖即長吁不寐㳂日盡罷新法以蘇民困雖一時未能盡罷如傷而臨事之志切恫瘝亦庶乎知愛民者逆權聲上騰澍雨立應益當堅其誠求誠感之念乃惑於小人邪說已除之弊政不久旋復且於繪圖之鄭俠擿假詔獄是神宗之爲德不終固能擧而不能守而王呂輩之飾說䝉聰實罪不

司察市易司農發常平倉三衛與熙河所用兵諸路上民物流散之故青苗免役權息追呼方田保甲並罷凡十有八事民間讙呼相賀是日果大雨遠近沾洽。

下監安上門鄭俠獄復行新法。

輔臣入賀雨帝示以俠所進圖狀且責之皆再拜安石上章求去外間始知所行之由羣姦切齒遂以俠付御史治其擅發馬遞罪呂惠卿鄧綰言于帝曰陛下數年忘寢與食成此美政天下方被其賜一旦用狂夫之言罷廢殆盡豈不惜哉相與環泣于帝前于是新法一切如故惟方田暫罷。

吐蕃木征圍河州王韶擊降之。

木征圍河州。其勢甚盛。韶自京師還至興平。注見前。聞之。乃與李憲宦者。詳衍入。日夜馳至熙州。熙方城守。韶命撤之。選兵得二萬人。諸將欲趨河州。韶曰。賊所以圍城者。恃有外援也。攻其所恃。則圍自解。乃直趨定羌城。注見前。破西蕃結河川族。斷夏國通路。進臨臯河。宗哥。以吐蕃香子城置。在今河州南。分命偏將入南山。木征知援絕。拔柵去。韶還熙州。以兵循西山。繞踏白城後。焚賊八十帳。斬首七千餘級。木征窮蹙。率酋長八十餘人詣軍門乞降。韶受之。送木征赴京師。初思立之罷師也。羌勢復熾。朝議欲棄熙河。帝爲之旰食。數下詔戒韶持重勿出。及是帝大喜。以木征爲榮州團練使。賜姓名趙思忠。

王安石免以韓絳同平章事呂惠卿爲參知政事。

安石執政六年更法度開邊疆老成正士廢黜殆盡。儇慧少年超擢用事天下怨之而帝倚任益專太皇太后。嘗乘間語帝曰祖宗法度不宜輕改吾聞民間甚苦青苗助役宜罷之帝曰此以利民非苦之也后又曰安石誠有才學然怨之者甚衆欲保全之不若暫出之于外。帝曰羣臣惟安石爲國家當事。時帝弟岐王顥在側因進曰太后之言至言也不可不思帝怒曰是我敗壞天下邪汝自爲之顥泣曰何至是邪皆不樂而罷 岐王顥字仲明英宗第二子 久之太后流涕謂帝曰安石亂天下奈何帝始疑之及鄭俠疏進安石不自安遂求去位帝再四勉留安石請益堅乃以觀文殿大學士知江寧府呂惠卿使其黨變

惠卿投匭請留安石知神宗方嚮用安石眷注未衰欲藉是以為援引耳所行新法又皆其一力贊成故甘受護法善神之譏異後此得志執政可以害安石者無所不用其智小人勢盡交疎相傾相軋情態實可憎鄙不獨蠹國殃民貽千古唾罵已也

姓名曰投匭留之。安石感其意。因乞韓絳代已而惠卿佐之。帝從其請。二人守安石成規不少失。時號絳爲傳法沙門。惠卿爲護法善神。惠卿懼中外有議新法者。乃作書遍遺監司郡守。使陳利害。又從容自帝下詔。言終不以吏違法之故。爲之廢法。故安石所建。無所更改。

初榷蜀茶。

王韶建開河湟之策。遣三司幹當公事李杞入蜀。經畫買茶于秦鳳熙河博馬。貿易也。以著作佐郎蒲宗閔同領其事。初。蜀之茶園。皆民兩稅地。不殖五穀。惟宜種茶。賦稅一例折輸。稅額總三十萬。杞乃即蜀諸州創設官場。更嚴私交易之令。知彭州呂陶言。市易司籠制百貨。歲出息錢。不過十之二。今茶場司盡榷民茶。取息十之三。茶戶被害。不可勝窮。詔止取息十之一。而陶迄以是得罪。

五月。罷制科。

自孔文仲對策忤王安石意因言于帝曰進士試策則是制科何必復置是邪帝然之呂惠卿執政復言制舉止于記誦非義理之學遂詔罷之

三司使曾布提舉市易司呂嘉問免

先是呂嘉問提舉市易速以美課受賞帝聞其擾民以語王安石安石對曰嘉問奉法在公以是媒怨帝曰免行錢所收細瑣市易鬻及果實氷炭太傷國體安石力辯至譏帝爲叢脞不知帝王大畧帝曰卽如是士大夫何故以爲不便安石請言者姓名令嘉問條析時市易隸三司嘉問恃勢陵使薛向出其上及曾布代向懷不能平會帝出手札詢布布訪于魏繼宗具上嘉問多收

息干賞挾官府而爲兼并之事帝將委布考之安石言二人有私忿于是詔布與惠卿同治惠卿故憾布脇繼宗使誣布繼宗不從布言惠卿不可共事帝欲聽之安石不可帝遂詔中書曰朝廷設市易本爲平準以便民若周官泉府者今顧使中人之家失業若此吾民安得泰然也宜釐定其制布見帝言臣每聞德音欲以王道治天下今市易之爲虐駸駸乎間架除陌之事矣如此之政書于簡牘不獨唐虞三代所無歷觀秦漢以來衰亂之世恐未之有也嘉問又請販鹽鬻帛豈不貽笑四方帝頷之事未決安石去位嘉問持之以泣安石勞之曰吾已薦惠卿矣及惠卿執政遂治前獄劾布沮新

法出知饒州。嘉問亦出知常州。以章惇爲三司使。

六月。作渾儀浮漏成。

時日官皆市井傭販。法象圖器。俱不能知。乃以太常丞沈括。字存中。錢塘人。提舉司天監。括博學洽聞。于天文方志律歷醫藥卜算無所不通。皆有論著。乃上渾儀浮漏景表三議。詔從其說。令更造。至渾儀浮漏成。以括爲右正言。

宋史天文志。括渾儀之制。在外者曰體。其次曰象。在內者曰璣衡。體之爲器。爲圓規者四。其規之別。一曰經之規二。二曰緯。緯之規一。三曰紘。紘之規一。象之爲器。爲圓規者四。其規之別。一曰璣。璣之規二。二曰赤道。赤道之規一。三曰黃道。黃道之規一。璣衡之爲器。爲圓規二。璣可以左右。衡可以低昂。浮漏之制。爲播水之壺三。日求壺。復壺。廢壺。受水之壺一。日建壺。求壺進水。達于復壺。復壺之腴爲枝渠。以爲水節。枝渠廢水。注于廢壺。三壺皆所以播水爲水制也。自復壺之介。以玉權釃于建壺。建壺。所以受水爲刻者也。考天文志所載甚繁

青苗諸法已極聚斂之術至手實法行則搜括無遺閭閻益瘡痍遍體矣惠卿因習安石之智者又其持籌攫算復變本加厲以騁其伎倆殆猶其父殺人子且行劫者乎

不能備錄。今畧節其槩作注。又考天文志。括議止言四壺。而括本傳。乃作五壺。續綱目因之。及考括筆談云。熙寧中。更造渾儀。創為玉壺浮漏。銅表。皆置天文院。據此則五壺當是玉壺之訛。今依柯維騏宋史新編。削五壺二字。而以筆談所載。附注于此。

秋七月立手實法。

時免役出錢或未均。呂惠卿用其弟曲陽注見前。縣尉和卿計。創手實法。其法官為定立物價。使民各以田畝屋宅資貨畜產隨價自占。凡居錢五當蕃息之錢一。非用器食粟而輒隱落者。許告。有實。以三分之一充賞。預具式示民。令依式為狀。縣受而籍之。以其價列定高下。分為五等。既該見一縣之民物產錢數。乃參會通縣役錢本額而定所當輸錢。詔從其言。於是民家尺椽寸土檢

作一而稅方冊可徵而謂古非特什一是知聚斂之臣必恃覆邦之利口遂巧說以亂經而無所忌憚至剝民財以增吏祿欲使人

括無遺至于鷄豚亦徧抄之民不聊生。初惠卿雖制是法然猶災傷五分以上不預荆湖察訪使蒲宗孟上言此天下之民法使民自供初無所擾何待豐歲願詔有司勿以豐凶弛張其法從之民于是益困矣 蒲宗孟字傳正閬州新井人

九月三司火。

焚屋千八十楹案牘殆盡詔諸路熙寧五年文帳悉封上防其因火爲姦也。

冬十月置三司會計司。

初帝嘗患增置官司費財王安石謂增置官司所以省費帝曰古者什一而稅今取財百端安石謂古非特什一而已安石又欲盡祿天下之吏帝未之許而三司上新增吏祿歲至緡錢百十一萬有奇主新法者皆謂吏

知自重可以省刑尤爲謬見不思祿薄之所以病民者以其貪得無厭也卽加之祿其貪猶是旋其旣犯而繩之以法庶幾懲一儆百乃豫竭萬姓之膏以充百司之橐何異畏猛虎之噬人而先剜肉以咬之乎

金源肇起東方與本朝滿洲之地同一疆域如完顏爲金國族至今隸我旗籍而今之傅察氏卽金蒲察轉音此其明證也間考史

祿既厚則人知自重。不敢冒法。可以省刑。然貪吏實寡。賕取如故。往往陷重辟議者不以為善。詔三司帳司會計是歲天下財用出入之數以聞令宰相提舉其事。至是韓絳請選官置司。以天下戶口。人丁。稅賦。場物。坑冶河渡房園。之類。租額年課。及一路錢穀出入之數。去其重複。歲比較增虧廢置及羨餘橫費計贏闕之處使有無相通。而以任職能否為黜陟。則國計大綱可以省察。三司使章惇亦以為言。乃詔置三司會計司以絳提舉。

遼女眞部節度使烏古廼舊作烏古迺。今改。後倣此。卒。

烏古廼之先曰函普。自高麗來居完顏部。金史世紀。函普來完顏。年已六十餘。部人有賢女。亦年六十而未嫁。乃納之。生二子一女。凡六傳而至烏古廼。稍

刋所載金語與今國語類多脗合第音譯傳訛遂至岐舛而元人所著金國語解一篇又多臆度失眞如勃極烈即今貝勒爲管理衆人之稱乃解爲猶漢云冢宰附會無當至猛安音近今明安明安千也與千夫長相協謀克之爲百夫長義實難通或即今語穆昆謂族長之轉猶可比合若以按出虎爲金與國語愛新迥不相類而金國語解復有金曰按春之文則又與今耳墜語同亦與金無涉不知何以踳謬若此蓋金朝所製女眞小字未經流傳中外而又未經

役屬諸部會五國（城名。在今寧古塔東北。遼時自此而東。凡五國。故名）富爾赫（舊作蒲聶。今改。）部節度使巴延瑪勒（舊作拔乙門。今改。）叛遼。遼將致討。烏古鼐襲而擒之。獻于遼主。遼主召見。燕賜加等。以爲生女眞部節度使。始有官屬。紀綱漸立。然不肯受印繫遼籍。其部內舊無鐵。鄰國有以甲冑往粥者。以厚價售之。得鐵既多。因以修弓矢。備器械。兵勢稍振。前後願附者衆。至是五國穆延（舊作沒撚。今改。）部舍音（舊作謝野。今改。）復叛遼。烏古鼐伐之。舍音敗走。烏古鼐將見遼將。自陳敗舍音之功。行次拉林流（舊作來流。今改。）水。（金史地理志。上京會寧府有拉林河。金會寧府。今寧古塔地。）有疾而卒。（後金追贈景祖。）子合理博（舊作劾里鉢。今改。後倣此。）嗣。（金源事。始見此。）

乙卯　八年。春正月。竄鄭俠于英州。罷參知政事馮京。放秘閣

譯以漢字且後裔式微遂無從考證不及我朝國書審音辨字之精詳足為同文準的耳夫各國各有其語各有其字我滿洲與蒙古一字一音即盡其一字一音之義從無一音而有兩字以至數字惟漢字則一音有多至數字者于是以漢字譯清字者得以意為褒憎每取惡字以示見貶不但于異國異字用之即于同一漢文頗有用是為抑揚者矣此着顛造字所以有鬼夜哭之語也然漢自漢而清自清以漢譯清原非本文庸何傷乎若欲求其音之正則必當用今

校理王安國字平甫安石之弟。于田里。俠上疏論呂惠卿朋黨蔽，仍取唐魏徵、姚崇、宋璟、李林甫、盧杞傳為兩軸，題曰正直君子邪曲小人事業圖迹。在位之臣與之暗合者，各以其類，復為書獻之。且薦馮京可相，并言禁中有人披甲登殿詬罵等事。惠卿奏為訕謗，令中丞鄧綰、知制誥鄧潤甫字温伯江西建昌人。治之，遂編管俠于汀州。京在政府，嘗與惠卿爭辯，而王安石弟安國素與俠善，侍御史張琥承惠卿旨，劾京與俠交通有迹。時俠已行，惠卿遂令奉禮郎舒亶字信道明州慈谿人。往捕還于陳州，搜其篋，得所錄名臣諫疏。先是，御史臺吏楊忠信謁俠曰：御史緘默不言，而君上書不已，是言責在監門而臺中無人也。取懷中名臣諫疏二帙授俠曰：以為正人助。及是遂

之三合音字所釋不失本來而三合音字非人所能盡曉茲因批閱通鑑輯覽思金史成于漢人之手于音譯既未諳習且復任情毀譽動輒以醜字肆其詆訾如烏珠之必書以兀朮之類不可枚舉而貝勒或訛為勃極烈或訛為孛堇實可鄙笑我國家中外一統治洽同文不忍金朝之人名官族為庸陋者流傳所誤因命廷臣悉按國語改正其舊名仍注于下以資參考使讀史者心目豁然不為前人謬妄所惑特于初見處發其大凡如此

捜得之。有言新法事及親朋書尺。悉按姓名治之。獄成。惠卿欲致俠以死。帝曰。俠所言非為身也。忠誠亦可嘉。豈宜深罪。但徙英州。京罷政。出知亳州。安國奪秘閣校理。放歸田里。初安國任西京國子教授。秩滿至京師。帝以安石故。特召對。問曰。漢文帝何如主。安國對曰。三代之後未有也。帝曰。但恨其才不能立法更制耳。安國對曰。文帝自代來。入未央宮。定變故俄頃呼吸間。恐無才者不能。至用賈誼言。待羣臣有節。專務以德化民。海內興于禮義。幾致刑措。則文帝加有才一等矣。帝曰。王猛佐苻堅。以蕞爾國而令必行。今朕以天下之大。不能使人。何也。曰。猛教堅以峻刑法殺人。致秦祚不長。今刻薄小人。必有以是誤陛下者。願專以堯舜三代為法。則下豈有不從者乎。帝又問卿兄秉政。外論謂何。安國對曰。恨知人不明。聚斂太急爾。帝不悅。由是止授崇文院校書。尋改秘閣校理。安國屢以新法之弊。力諫安石。又嘗以佞人目惠卿。故惠卿銜而逐之。

二月。復以王安石同平章事。

初呂惠卿迎合安石建立新法。安石故力援引。驟至執政。惠卿既得志。忌安石復用。遂欲逆閉其塗。凡可以害安石者。無所不用其智。安石聞而怨之。時韓絳顓處中書。事多稽留不決。且數與惠卿爭論。度不能制。密請帝復用安石。帝從之。安石承命。卽倍道而進。七日至汴京。

三月。遼人復來議疆事。遣知制誥沈括報之。

劉忱等與蕭素會于大黃平。在代州境。三議不能決。遼人初指蔚朔應三州分水嶺土壠爲界。及忱與之行視無土壠。乃但云以分水嶺爲界。凡山皆有分水。遼人意至時可以冈取也。相持久之。至是遼主復遣蕭禧來致國書。以忱等遷延爲言。乃命韓縝代忱等與遼使[illegible]與禧

爭辯。或至夜分。禧執分水嶺之說不變。留館不肯辭。曰必得請而後反。帝不得已。先遣知制誥沈括報聘。括詣樞密院。閲故牘。得頃歲所議疆地書。指古長城爲分界。今所爭乃黃嵬山。在代州崞縣西南。接寧武府界。相遠三十餘里。表論之。帝曰。大臣殊不究本末。幾誤國事。乃賜括白金千兩。使行。括至遼。遼相楊遵勗（考遼史。楊遵勗。字益誡。范陽人。太康初。拜南府宰相。不言以字行。而宋史沈括傳。則書字曰益戒。今依遼史改書名。）與議。不能屈。謾曰。數里之地不忍。而輕絕好乎。括曰。師直爲壯。曲爲老。今北朝棄先君之大信。以威用其民。非我朝之不利也。凡六會。竟不可奪。乃還。括在道。圖其山川險易迂直。風俗淳龐。人情向背。爲使契丹圖上之。

夏。閏四月。陳升之罷。

升之深狡多數善傳會以取富貴初附安石及拜相即求解條例司世以是議之號爲筌相

六月王安石上三經新義詔頒于學官

先是置經義局訓釋詩書周禮三經以王安石提舉呂惠卿王雱同修撰帝欲召程顥與其事安石不可至是書成上之帝謂安石曰今談經者人人殊何以一道德卿所著經其以頒行使學者歸一遂頒于學官號曰三經新義加安石左僕射呂惠卿給事中王雱龍圖閣直學士雱辭新命惠卿勸帝許之由是王呂之怨益深新義既頒一時學者無敢不傳習主司純用以取士先儒傳注一切廢而不用又黜春秋之書不列學官至詆之爲斷爛朝報安石又以字學久不講後罷居金陵作字說二十四卷其說多穿鑿附會其流入于佛老云

沈括力爭地界其言侃侃
鑿鑿不減富弼安石輕於
割地謾以欲取姑與爲詞
試思爾時邊備日弛其勢
已難復振所謂欲取者安

司徒侍中魏公韓琦卒。謚忠獻。

琦卒前一夕。大星隕州治。櫪馬皆驚。帝自爲碑文。載琦大節。篆其首曰兩朝顧命定策元勳。贈尚書令。後追封魏王。

史臣曰。琦相三朝。立二帝。當治平危疑之際。兩宮幾成嫌隙。琦處之裕如。卒安社稷。歐陽修稱其臨大事決大義。垂紳正笏。不動聲色。措天下于泰山之安。可謂社稷之臣。豈不信哉。

秋七月。太白晝見。

詔韓縝如河東割地以畀遼。

遼使爭議疆事不決。帝問于王安石。安石勸帝曰。將欲取之。必姑與之。于是詔于分水嶺爲界。禧乃去。至是遣天章閣待制韓縝如河東。割新疆與之。凡東西失地七

在而所失則已多矣苟安目前而不知遠計乃宋室君臣通病至於强詞奪理則安石老奸長技也

百里。遂為異日興兵之端。

八月庚寅朔。日食。

韓絳免。

絳與王安石議事不合。以疾求去。出知許州。而三司會計司亦罷。絳臨事果敢。故韓琦以為有公輔器。而薦用之。特以素黨安石。為清議所少。

冬十月。呂惠卿有罪免。

御史蔡承禧論惠卿姦惡。惠卿居家俟命。中丞鄧綰亦欲彌縫前附惠卿之迹。以媚安石。安石子雱。復深憾惠卿。遂諷綰發惠卿兄弟彊借秀州華亭唐縣。今為江南松江府治。富民錢五百萬。與知華亭縣張若濟買田。共為姦利事。置獄鞫之。惠卿竟罷出知陳州。綰又論三司使章惇協濟

惠卿之姦出知湖州。

彗星見詔求直言罷手實法。

彗出軫帝以災異數見避殿減膳詔求直言赦天下詢政事之未協于民者王安石率同列上疏言晉武帝五年彗出軫十年又有孛而其在位二十八年與乙巳占所期不合（考晉書天文志武帝泰始四年彗星見軫占曰爲兵喪非五年又十年有星孛于軫占曰天下兵起是歲爲甲午非乙巳且武帝在位二十六年非二十八年）蓋天道遠先王雖有官占而所信者人事而已禆竈言火而驗欲禳之國僑不聽鄭亦不火（見左傳事具前）有如禆竈未免妄誕況今星工哉竊聞兩宮以此爲憂望以臣等所言力行開慰帝曰聞民間殊苦新法安石對曰祁寒暑雨民猶怨咨此無

安石過惡所謂天變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三言蓋之至神宗强起復用專取上所不喜之人驟加進用以示權勢甚惡益明目張膽矣無將之誅尚可逭乎

庸恤帝曰豈若并祁寒暑雨之怨亦無邪安石不悅退而屬疾臥帝慰勉起之其黨謀曰今不取上素所不喜者暴進用之則權輕將有窺人間隙者安石是其策帝喜其出凡所進用悉從之鄧綰言凡民養生之具日用而家有之今欲盡令疏實則家有告訐之憂人懷隱匿之慮商賈通殖貨利交易有無或春有之而夏已蕩析或秋貯之而冬已散亡公家簿書何由拘錄其勢安得不犯徒使嚚訟者趨賞報怨畏怯者守死忍困而已詔罷手實法

十一月交阯大舉入寇陷欽廉州注俱見前

初廣西屯北兵二十指揮以備邊交人畏之會沈起坐

邊議罷以知處州(隋置今爲府屬浙江)劉彝代之彝至奏罷北兵而用槍仗手分戍聽偏校言以爲安南可取乃大治戈船交人來互市率皆遏絕表疏上訴亦不得達至是遂分三道入寇一自廣府一自欽州一自崑崙關連陷欽廉二州殺土丁八千人事聞起坐貶安置郢州而除彝名明年正月交人圍邕州知州事蘇緘悉力拒守外援不至及城陷死之(緘命其家三十六人皆先死藏尸於坎乃縱火自焚城中感緘之義無一人降者交人盡屠之凡五萬八千餘口事聞詔贈緘奉國節度使謚忠勇)

熊本擊渝州獠(即古板楯蠻注見前)降之置南平軍

渝州南川(本蠻地唐爲縣宋廢復置分縣屬重慶府)獠木斗叛詔本安撫之本進營銅佛壩(在南川縣南地有金銅佛像二相傳爲唐明皇所鑄)破其衆木斗

舉秦州當作溱州。唐置。宋為羈縻州。後改為榮懿等砦。地在今重慶府綦江縣南。接貴州遵義府界。

地五百里來歸。為四砦九堡。建銅佛壩為南平軍。召本

還知制誥。本欲取媚王安石。因上疏曰。天下之治。有因有革。期于趨時適治而已。陛下出大號。發大政。可謂極因革之理。然改治之始。安常習故之羣。交譁合譟。或諍于廷。或謗于市。或投劾引去者。不可勝數。陛下獨見至理。獨立不奪。今雖少定。彼將伺隙而逞。願陛下深念之。勿使彼有以窺其間。而終萬世難就之業。天下幸甚。

遼主洪基殺其后蕭氏。

蕭氏姿容冠絕。工詩善談論。好音樂。立為后。生太子濬。時北院樞密使耶律伊遜專政。勢傾一國。忌后明敏。于是宮婢單登等。誣后與伶官趙惟一私通。伊遜以聞。詔伊遜鞫狀。遂誅惟一。后賜自盡。歸其尸于家。後追謚宣懿。

鹽法所以利民食通商自勝于在官然日用所需固當聽民自便豈可預定貧富多少之差至私販不行則商裕而民無淡食之虞若官鹽經宿即同私鹽則厲民甚矣爲此計者果具何肺腸耶

十二月以元絳字厚之錢塘人。參知政事。曾孝寬簽書樞密院事。

絳在翰林諂事王安石而安石嘗德曾公亮之助已欲引公亮子孝寬于政地以報之由是二人同升

更定解池鹽鈔法。

自薛向立鹽鈔本。其後多虛鈔而鹽益輕。至是多言官賣不便乞通商王安石主提舉張景温之言至課民賣官鹽。隨貧富作業。爲多少之差。買賣私鹽聽人告以犯人家財給之買官鹽食不盡留經宿者同私鹽法于是民間騷怨鹽鈔舊法每席六緡至是二緡有餘商不入粟邊儲失備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卷之七十八

宋

神宗皇帝

丙辰熙寧九年。春正月。下溪州降。遂城之。續綱目作章惇招降五溪蠻。遂城下溪州。考宋史神宗紀。熙寧九年正月。下溪州刺史彭師晏降。章惇傳不載其事。蠻夷傳。師晏為下溪州刺史。章惇經制南北江。湖北提刑李平。招降師晏。不言惇使再考惇傳。惇自察訪使召還。為三司使。尋以鄧綰論出知湖州。事在熙寧八年十月。是下溪州降時。惇並不在其地。安得云惇招降五溪乎。續綱目敘事不實。多類此。今改輯。

先是。下溪州彭師晏襲州事。師晏兄師綵殺其父仕義。師晏殺之。事具前。尋進為刺史。會章惇經制南北江。湖北提刑李平招納師晏。誓下州注見前。尚蠻。各以其地歸版籍。至是。師晏遂降。下溪為誓主。招納其誓下故師晏亦降。詔築下溪州城。賜名會溪。戍以兵。

隸辰州。出租賦同漢民。師晏詰闕。授禮賓副使。于是五溪（注見前。）皆平。

二月。以郭逵爲安南招討使。

欽廉旣陷。得交人露布。言中國作青苗助役之法。窮困生民。今出兵欲相拯濟。王安石見之恚怒。自草勅牓詆之。以天章閣待制趙卨爲招討使。宦者嘉州防禦使李憲爲副。將兵討之。（憲久在西北邊。好論兵。王韶之開熙河。憲與有勞。故用之。）旣而卨與憲議事不合。帝因問卨孰可代憲。卨言逵老于邊事。願以爲使。而已副之。帝從其言。仍詔占城（注見前。）占臘（卽真臘國。在占城南。）合擊交阯。

秋。七月。御史中丞鄧綰有罪免。

安石奸狀敗露始爲神宗所憎厭惡貫已盈鄧綰慮其去而失勢上書爲乞恩澤小人醜態畢現不復知有羞恥安石聲言當黜蓋自揣恩遇已衰藉此表其公正仍出於自爲計非由衷之論也綰既以此貶斥而安石亦不久罷免心勞日拙作僞果何益哉

呂惠卿既出知陳州。張若濟獄（事具前）久不成。王雱令門下客呂嘉問練亨甫（氏族畧練氏見姓苑建安多此姓。）共取鄧綰所列惠卿事。雜他書下制獄。王安石不知也。省吏告惠卿于陳。惠卿以狀聞。且訟安石盡棄所學。隆尚縱橫之末數。方命矯令。罔上要君。帝以狀示安石。安石謝無有。歸以問雱。雱言其情。安石咎之。雱忿恚疽發背死。帝頗厭安石所爲。綰慮安石去失勢。乃上書言宜錄安石子及婿。仍賜第京師。帝以語安石。安石曰。綰爲國司直而爲宰臣乞恩澤。極傷國體。當黜之。帝以綰操心頗僻。賦性姦回。論事薦人。不循分守。斥知虢州。

八月。罷粥祠廟。

司農粥祠廟于民。應天府閼伯。高辛氏之子。微子具見前。廟。閼伯廟。在歸德府商邱之顛。微子廟。在歸德府城內。一名象賢祠。皆在粥中。判官劉摯歎曰。一至于此。往見判府張方平曰。獨不能為朝廷言之邪。方平矍然。託摯為奏。曰。閼伯遷商邱。主祀炎火。閼伯為陶唐氏火正。居商邱。祀大火。見左傳。為國家盛德所乘。微子宋始封之君。開國此地。亦本朝受命建號所因。又有雙廟。今日協忠廟。在歸德府治西。乃唐張巡。許遠。孤城死賊。事具前。能捍大患。今若令承買。小人規利。冗褻瀆慢。何所不為。歲收微細。實損國體。乞留此三廟。以慰邦人崇奉之意。疏上。帝震怒。批牘尾曰。慢神辱國。無甚于斯。于是天下祠廟皆得罷粥。

冬。十月。王安石免。以吳充。王珪。同平章事。馮京知樞密院

事。

安石之再相也。屢謝病求去。及子雱死。尤悲傷不堪。力請解機務。帝益厭之。乃以使相判江寧府。尋改集禧觀使。安石既退處金陵。往往寫福建子三字。蓋深悔爲呂惠卿所誤也。充子安持雖娶安石女。而充心不善安石所爲。數爲帝言新法不便。帝察充中立無與。及安石免。遂相之。充欲有所變革。乞召司馬光。呂公著。韓維。蘇頌。及薦孫覺。李常。程顥等數十人。光自洛遺書充曰。自新法之行。中外洶洶。民困于煩苛。迫于誅斂。愁怨流離。轉死溝壑。日夜引領。冀朝廷覺悟。一變敝法。今日救天下之急。當罷青苗。免役。保甲。市易。而息征伐之謀。欲去此五者。必先別利害。開言路。以悟人主之心。今病雖已深。猶未至膏肓。失今不治。遂爲痼疾矣。充不能用。呂惠卿告安石罪。發其私書。有無使上知。

及勿令齊年知之語京與安石同年生故云帝以安石爲欺而賢京故召用之。

十二月郭逵敗交阯兵于富良江。一名瀘江在今安南國治北其上流即雲南之瀾滄江由普洱府流逕安南境會白鶴歸化等江透迤以達于海李乾德降。

逵次長沙先遣將復邕廉而自將西征至富良江蠻以精兵乘船逆戰官軍不能濟趙卨分遣將吏伐木治攻具機石如雨蠻船皆壞因設伏擊之斬首數千殺其僞太子洪眞李乾德懼遣使奉表詣軍門納欵時官兵八萬人冒暑涉瘴地死者過半富良江去其國不遠逵不敢渡得其廣源州前注見門州思琅州蘇茂州桄榔縣地俱在今安南國界而還羣臣稱賀詔以廣源爲順州赦乾德罪治

王韶將畧尙優故每戰克
捷至矢石及帳而鼾睡自
如或其指揮已定藉此以

劉彝沈起開釁之罪。安南陷秀州。已而李乾德遣使來貢。表求所失州縣。詔不許。乾德尋歸所掠民。乃以順州賜之。其後定交阯界。復還其六縣二州。

詔宦者李憲。節度秦鳳熙河諸軍。

董氊將果莊先寇五牟谷。在鞏昌府洮州廳北。復聚兵洮岷。脇新附羌。多叛歸之。帝遣內侍押班李憲。乘驛往秦鳳熙河。措置邊事。詔諸將皆受節制。御史彭汝礪字器資。鄱陽人。等極論其不可。且言果莊之患小。用憲之患大。憲功不成。其患小。功成其患大。章再上。不聽。

丁巳十年。春二月。王韶免。

韶與王安石有隙。且以勤兵遠畧。歸曲朝廷。帝亦不悅。數以母老乞歸。乃出知洪州。韶鬻空開邊。驟躋政地。然用兵有機畧。臨出師。召諸

示鎮靜因不致有意外虞耳若漫無設施賊至而高臥不起其去束手就斃幾何

將授以指。不復更問。每戰必捷。嘗夜臥帳中。前部遇敵。矢不已及。呼聲振山谷。侍者股栗。而韶鼻息自如。人服其量。

秋。七月。河大決于澶州。此黃河南北分流之始。

自開直河。水勢增漲。田廬益壞。至是。大決于澶州曹村。在今開州西南。北流斷絕。河道南徙。東滙于梁山張澤濼。在兗州府壽張縣東南梁山下。卽古鉅野澤下流。汶濟二水。會而成濼。宋時決河滙入其中。綿亘數百里。後大河南徙。歲久塡淤。遂分爲二派。一合南清河。卽古泗水。入于淮。一合北清河。卽古濟水。今自東平州北出。曰大清河。又合小清河。濟之南源也。古謂之濼水。又東北至武定府之利津縣。入于海。入于海。凡灌郡縣四十五。而濮齊鄆徐尤甚。壞田逾三十萬頃。遣使修閉。判大名府文彥博言。臣前奏河勢變移。漫流四散。若不預爲經制。必溢魏博恩澶之境。而都水漫無施設。但希省費之賞。未嘗增修堤岸。

今者果大決溢。此非天災。實人力不至也。考續綱目載文彥博奏。採節不明。今依河渠志改輯。明年。

決口塞。詔改曹村埽曰靈平

九月。河南邵雍卒

雍天性高邁。逈出千古。而坦夷溫厚。不見圭角。時新法行。吏牽廹不可爲。或投劾去。雍門生故友居州縣者。或貽書訪之。雍曰。此賢者所當盡力之時。新法固嚴。能寬一分。則民受一分之賜矣。投劾何益邪。程顥嘗與議論終日。退而嘆曰。堯夫。內聖外王之學也。雍知慮絕人。遇事能前知。程顥嘗曰。其心虛明。自能知之。富弼。司馬光。呂公著。雖敬雍雍名所居曰安樂窩。時遊城中。乘小車。一人挽之。士大夫識其車音。爭相迎候。或信宿乃去。好事者別作室。及以待其至。謂之行窩。安樂窩在洛陽縣天津橋南。卒。顥爲墓銘。稱其學純一不雜。汪洋浩大。就其所至而

論之。可謂安且成矣。(所著皇極經世觀物內外篇。漁樵問答。傳于世。元祐中。賜謚康節。)

冬。十一月。遼魏王耶律伊遜殺其君之子濬。

濬幼好學。善騎射。既立為太子。兼北南院樞密使。時耶律伊遜擅政。搆害宣懿皇后。而立其黨蕭薩滿(舊作霞抹。今改。)之妹為后。遂欲害濬。會護衛蕭和爾郭(字阿斯里斯。按和爾郭舊作忽古。阿斯里斯舊作阿斯憐。今並改。)知伊遜姦狀。伏橋下欲殺之。適暴雨橋壞。所謀不遂。乃下獄。濬亦以母故有憂色。副點檢蕭實沙(穆爾古納部人。蕭實沙舊作蕭十三。穆爾古納舊作茂古乃。今並改。)謂伊遜曰。臣民心屬太子。一旦若立。吾輩措身何地。伊遜然之。乃陰令護衛耶律扎拉(舊作查剌。今改。)誣告都宮使耶律薩喇(字董隱。南院大王穆哩庫之孫。薩喇舊作撒剌。穆哩庫舊作謨魯古。今並改。)及和爾郭等謀廢立。按

驗無狀而罷既而伊遜復令蕭額圖緷（國舅少父房之後舊作訛都斡今改）等誣首扎拉前告非妄遼主命伊遜張孝傑（建州永霸縣人續綱目作耶律孝傑今依遼史改）等鞫治薩喇等誣伏皆殺之而幽濬于別室濬具陳枉狀屬耶律延格（字善寧時為北面林牙舊作燕哥今改）辨之延格伊遜黨也易其言為款伏遼主廢濬為庶人徙于上京伊遜遣其私人蕭達囉克（舊作達魯古今改）等夜引力士殺之（許云疾薨）遼主命有司葬龍門山（在今宣化府赤城縣北）既而伊遜復陰遣人殺濬妃蕭氏（遼主後知其冤悔恨無及追謚濬曰昭懷太子）

同知太常禮院張載卒

載自崇文歸終日危坐一室左右編簡俯而讀仰而思有得則識之或中夜起坐取燭以書其志道精思未嘗

須臾息也與諸生講學每告以知禮成性變化氣質之道學必如聖人而後已以爲知人而不知天求爲賢人而不求爲聖人此秦漢以來學者大弊也故其學以易爲宗以中庸爲體以孔孟爲法黜怪妄辨鬼神其家婚喪葬祭率用先王之意而傳以今禮又論定井田學校之法皆欲條理成書使可舉而措諸事業呂大防薦之召同知太常禮院以疾歸而卒世稱橫渠先生所著正蒙西銘等書行于世

戊午 元豐元年春閏正月曾孝寬罷以孫固（字和父鄭州管城人）同知樞密院事

初固與王安石議新法不合出知眞定至是帝思其先

見召用之。

夏六月癸卯朔日食。

秋九月以呂公著薛向同知樞密院事

帝臨御日久羣臣憚上威嚴莫敢進規。公著在翰林每因事獻納帝深敬之故有是命。帝嘗以釋老之事語公著。公著問曰堯舜知此道乎。帝曰堯舜豈不知。公著曰堯舜雖知此而惟以知人安民爲難。所以爲堯舜也。帝默然。向幹局絶人尤善商財計算無遺策。然不能不病民。王安石方尚功利。從中主之故益得展奮由文俗吏得大用

議復肉刑。

帝初即位。韓絳。曾布。建議復肉刑。至是復召輔臣議。呂公著曰。後世禮教未備而刑獄繁。肉刑不可復。將有踊

貴履賤之譏王珪欲取死囚試劓刖之公著曰不可刖而不死則此法遂行矣議遂寢

冬十二月復置大理獄

帝以國初廢大理獄非是又開封囚猥多乃命復置

己未二年春二月召程顥判武學既而罷之

顥自知扶溝縣（注見前）召判武學命下數日李定何正臣（字君表新淦人）劾其學術迂闊趨向僻異且新法之初首為異論復罷之呂公著上疏言方朝廷修改法度之初凡在朝野孰無議論陛下兼包豈悉記錄而小人賊害指目未已如顥者陛下早自知之其立身行己素有本末昔在言路時有論列皆辭意忠厚不失臣子之體兼所除

武學亦未爲仕宦要津而小人齗齗必以爲不可者直欲深梗正路其所措意非特一二人而已疏奏不納顥竟歸故官

夏五月元絳罷以蔡確字持正泉州晉江人參知政事

確善觀人主意與時上下以王安石薦再調監察御史因爲之用知帝已厭安石即論安石乘馬入宣德門與衞士競以買直文彥博言濬川杷非濬河之具帝遣知制誥熊本行視以文彥博言爲是確遂論本附彥博本坐罷確因代其職改外諫院判司農事覬欲得臺端因論中丞鄧潤甫字温伯建昌人御史上官均字彥衡邵武人按獄失實潤甫均皆罷而確得中丞猶領司農凡常平免役之法

蔡確劾能他人而即居其位以驚賊之性濟其覬覦之私視禦人而奪之貨罪又甚焉確小人之尤固無足深責乃神宗每于其論劾即去其人而以其位授之一之爲甚乃至再三不亦憒乎

皆成其手。會太學生虞蕃訟博士受賄。確深探其獄。連引朝士。自翰林學士許將(字冲元。福州閩人。)及元絳子耆寧以下。皆逮繫。遂劾絳爲子有所屬請。出知亳州。確遂代其位。確自諫院爲參知政事。皆以起獄奪人位而居之。士大夫交口叱罵。而確自以爲得計也。吳充數爲帝言新法不便。欲稍去甚者。確曰。曹參與蕭何有隙。至代爲相。一遵何約束。今陛下所自建立。豈容一人挾怨而壞之。法遂不變。絳工子文辭而無特操。任已顯。猶諂遲晚。時論鄙之。

秋八月。許二史(左右史。)直前奏事。

修起居注王存(字正仲。潤州丹陽人。)乞復唐貞觀二史之職。執筆隨宰相入殿。帝是其言。又故事。左右史雖日侍立。而欲奏事。必禀中書俟旨。存與同修起居注王安禮(字和甫。安石弟。)

因對及之。乃詔許直前著爲令。

下知湖州蘇軾獄。尋貶爲黃州團練副使考蘇軾詩集。元豐二年八月十八日。赴臺獄。有寄弟轍詩。十二月二十八日。恩責黃州。又有詩。月日甚明。續綱目因兼書軾貶。乃并軾下獄。俱係于十月後。非是。今改書于八月。仍兼書貶。而加尋字以別之。

軾自徐徙湖。上表以謝。又以事不便民者不敢言。以詩託諷。庶有益于國。中丞李定。御史舒亶字信道。明州慈谿人。摘其語以爲侮慢。因論軾自熙寧以來。作爲文章。怨謗君父。交通戚里。謂駙馬都尉王詵。詵字晉卿。開封人。尚英宗女魏國公主。逮軾赴臺獄。詔定與知諫院張璪。御史何正臣。舒亶等雜治。定等媒蘗以爲誹謗。時事鍛鍊久之。且多引名士。欲寘之死。太皇太后方違豫。聞之。謂帝曰。嘗憶仁宗以制科得軾兄弟。

喜曰吾爲子孫得兩宰相今聞軾以作詩繫獄得非仇人中傷之乎捃至于詩其過微矣宜熟察之帝曰謹受教吳充申救甚力帝亦憐之會同修起居注王安禮從容白帝曰自古大度之君不以言語罪人軾以才自奮謂爵祿可立取顧錄錄如此其心不能無觖望今一旦致于理恐後世謂陛下不能容才帝曰朕固不深譴也行爲卿貰之第去勿漏言軾方賈怨于衆恐言者緣以害卿也王珪復舉軾咏檜詩曰根到九泉無曲處世間惟有蟄龍知以爲不臣帝曰彼自咏檜爾何預朕事已而獄具軾遂得輕比舒亶又言駙馬都尉王詵輩公爲朋比如盛僑周邠固不足論若司馬光張方平范鎭陳

襄。劉摯。皆畧能誦說先王之言。而所懷如此。可置而不誅乎。帝不從。但貶軾黃州團練副使。本州安置。弟轍及王詵皆坐謫貶。張方平。司馬光。范鎮等二十二人。俱罰銅。初。鮮于侁爲京東轉運使。以王安石。呂惠卿當國。正人不得立朝。歎曰。吾有爲舉之權。而所列非賢。恥也。遂舉劉摯。李常。蘇軾。蘇轍。劉攽。范祖禹等。及知揚州。會軾自湖赴獄。親朋皆絕與交。道出廣陵。侁往見之。臺吏不許通。或曰。公與軾相知久。其所往來文字書問。宜焚之勿留。不然。且獲罪。侁曰。欺君負友。吾不忍爲。以忠義分譴。則所願也。至是。以舉吏累。謫主管西京御史臺。軾旣貶。居黃州三年。帝手札移軾汝州。軾未至汝。上書自言願居常州。許之。至哲宗卽位。始復軾朝奉郎。知登州。尋召還朝。事在元豐八年。劉攽。字貢父。敞之弟。范祖禹。字淳甫。一字夢得。鎮從孫。

冬。十月。太皇太后曹氏崩。

帝事太后極誠孝。后亦慈愛天至。故事。外家男子。毋得入謁。帝以后春秋高。

數請召佾入見久之乃許及見少頃后謂佾曰此非汝所當得留輒遣出 曹佾字公伯彬之孫帝嘗有意於燕薊已與大臣定議乃詣太后白其事后曰儲蓄賜予備乎鎧杖士卒精乎帝曰固已辦之矣后曰事體至大吉凶悔吝生乎動得之不過南面受賀而已萬一不諧則生靈所繫未易以言苟可取之太祖太宗收復久矣何待今日帝曰敢不受教

庚申

三年春正月遼出耶律伊遜于興中府 注見前

伊遜又欲害太子濬之子延禧 時年六歲 因言宋魏王和囉噶子阿尼雅 興宗第二子 和囉噶舊作和魯斡阿尼雅舊作阿輦今並改 之子淳可為儲嗣羣臣畏伊遜莫敢言北院宣徽使蕭烏納 一名托卜嘉字特默六院部人 烏納舊作兀納托卜嘉舊作撻不也特默舊作特免今並改 伊勒希巴 遼官名掌刑獄舊作夷離畢今改

蕭陶海。字烏庫哩。宰相恰特六世孫。陶海舊作陶隗。烏庫哩舊作烏古鄰。恰特舊作轄特。今並改。諫曰。舍嫡不立。是以國與人也。遼主未決。會獵于黑山方輿紀要。在朶顏衛東。朶顏今喀喇沁地。見扈從官屬多隨伊遜後。始惡其專。遂改知南院大王遼初。分塔喇額勒金為北南院大王。額勒金。統軍馬大官。舊作迭剌夷離堇。今改。事。伊遜入謝。遼主即日出之興中府。其黨參黜遂封延禧梁王。為設旗鼓伊呼六人。以護衛之。遼軍制有伊呼司。此掌旗鼓者也。舊作拽剌。今改。

以章惇參知政事。三月。吳充罷。

充有所為。每為王珪蔡確所沮。至是張璪論充與郭逵書止其進兵。故安南無功。充既遭同列困毀。素病瘵。積憂畏。疾益侵。遂罷為西太乙宮使。踰月卒。充為相。務安靜。心正而力不足。知不可為而不能勇退。為世所譏。

葬慈聖光獻皇后

夏四月瀘州夷復叛詔邊將討之

初烏蠻有二酋曰晏子箇恕熊本既平柯陰事具前并招納之晏子尋死箇恕授知歸倈州即柯陰廢縣改置其子乞弟授蕃部巡檢會羅苟夷叛犯納溪宋縣今屬瀘州詔涇原副總管韓存寶擊之存寶檄乞弟掎角遂平羣蠻兵罷未幾乞弟帥步騎六千至江安隋縣今屬瀘州城下責賞都監王宣以賄召之且與盟乞弟以爲畏已益悖慢至是以衆攻熟夷宣往救之一軍皆沒朝廷驛召存寶授方畧使統軍進討存寶怯懦不敢進明年存寶坐逗遛棄市以環慶副總管林廣萊州人代將乞弟請降帝不許督廣進師廣擊敗乞弟斬首二千級乞弟遁廣帥兵深入叢箐雨

雪深旬士卒死者不可勝計窮追過鵶飛不到山在江安縣西南次歸倈州竟不得乞弟而還後乞弟無所依往來羣蠻間遂死

六月詔中書詳定官制

國初承唐制三省無專職臺省寺監亦無定員類以他官主判三省長官不預朝政六曹不釐本務給舍不領本職諫議無言責起居不記注司諫正言非特旨供職亦不任諫諍其官人受授之别有官有職有差遣其次有階有勳有爵敘位著職以待文學之選差遣以治內外之事而官但以寓祿秩而已故仕者皆以臺閣禁從爲顯宦以差遣要劇爲貴途而官之遲速階勳爵邑之有無皆非所計議者多以正名爲請帝慨然欲更其制

乃置詳定官制局于中書。命翰林學士張璪。樞密副承旨張誠一。領之。

詔秘書監劉几（字伯壽。溫叟孫。）等定雅樂。

帝自即位。于禮樂之事。未遑制作。至是。詔徵致仕秘書監劉几。議樂。侍郎范鎮參考。几請知禮院楊傑（字次公。無爲軍人。）同議。先是。傑言大樂七失。（一曰。歌不永言。聲不依永。律不和聲。二曰。八音不諧。鐘磬闕四清聲。三曰。金石奪倫。四曰。舞不象成。五曰。樂失部奏。六曰。祭祀享無分樂之序。七曰。鄭聲亂雅。）并上十二均圖。帝以其圖說下鎮几。參定。几言律主于人聲。不以尺度求合。儒者泥古。致詳于形名度數。而不知清濁輕重之用。故求于器雖合。考于聲則不諧。乃即舊樂。（仁宗時。李照樂。）而增以四清聲。（鐘磬十六。十二爲本聲。四爲應聲。本聲重大。應聲輕清。故

曰四淸聲。李照不用。凡增之。下王朴樂二律。朴樂聲高。歌者難逐。故四淸聲置而不用。今下
二律。則四淸聲皆用而諧協。且請追考成周分樂之序。凡以周禮大樂正。凡樂。圜
鍾爲宮。黃鍾爲角。太簇爲徵。姑洗爲羽。圜鍾者。夾鍾也。
今明堂景靈宮降天神之樂。宜以夾鍾爲宮。用其均宮
聲爲始終。其黃鍾爲角。則用黃鍾均。以其角聲爲始終。
太簇爲徵。則用太簇均。以其徵聲爲始終。姑洗爲羽。則
用姑洗均。以其羽聲爲始終。
祭地祇。享宗廟。皆視此均法。辨正二舞。文舞武舞容節。傑議
同。而鎭欲求一秬二米眞黍。以律生尺。改修鍾量。廢四
清聲。詔悉從几。傑議。樂成第加恩賚。鎭謝曰。此劉几樂
也。臣何預焉。復上疏論之。不報。

秋七月。彗出太微垣前。注見詔羣臣直言闕失。

王安禮應詔上疏曰。人事失于下。變象見于上。陛下有
仁民愛物之心。而澤不下究。意者左右大臣。是非好惡

一指蔽目弗見泰華神宗此語非不明壅障之患者乃知王珪之佞而不能除知安禮之忠而不能用非惑于壅蔽而何知之非艱行之惟艱神宗之謂矣

三省無專職六曹不釐本務誠非循名責實之道然不過申令各供其事無貿設官分職之本意而已空名固無當治理寄祿又何裨實政乎徒事紛更而無適于用且使羣小得逞私

不遵諸道。乘權射利者。用力殫于溝瘠。取利究于閭夫。足以干陰陽而召星變。願察近臣之行。杜邪枉之門。至于祈禳小數。貶損舊章。恐非所以應天者。帝覽疏嘉嘆。諭之曰。王珪欲使卿條具。朕嘗謂不應沮格人言。以自壅障。今以一指蔽目。雖泰華在前弗之見。近習倣其君。何以異此。卿當益自信。遂進翰林學士。知開封府。

九月。定百官寄祿格。

官制成。下詔行之。凡領空名者。一切罷去。而易之以階。雜取唐及宋初舊制。自開府儀同三司至將仕郎。定爲二十四階。如領侍中。中書令。同平章事者。易以開府儀同三司。領左右僕射者。易以特進。自是以下。遞易有差。因以寄祿。議者又欲罷樞密院歸兵部。帝曰。祖宗不以兵柄歸有司。故專命官以

意以作奸神宗喜事而不知體要大率類此

統之。互相維制。何可廢也。遂止。帝嘗謂執政曰。官制將行。欲新舊人兩用。指御史大夫曰。非司馬光不可。王珪。蔡確。相顧失色。珪憂甚。不知所出。確曰。上久欲收靈武。公能任責。則相位可保也。珪喜。謝之。因薦俞充帥慶。使上平西夏策。珪意以爲既用兵深入。必不召光。雖召。將不至。已而光果不召。俞充。字公達。明州鄞人。

以馮京爲樞密使。薛向。孫固。呂公著爲副使。向尋免。

向既在政地。養威持重。同列質以西北事。多默不對。會詔民畜馬。向既奏。命旋知民不便。欲改議。御史舒亶論其反覆無大臣體。斥知潁州。

冬十一月。己丑朔。日食。

辛酉 四年。春正月。馮京罷。以孫固知樞密院事。呂公著。韓縝同知院事。

治水之法貴在因時制宜禹之行水行其所無事師禹者當師其意而不師其迹況河流遷徙不常宋世洪潰已非復夏后導河形

京再執政。初與王安石不合。後爲呂惠卿所傾。中立不倚。人服其操。○宋進士自鄉舉至廷試皆第一者三人。王曾宋庠爲名宰相。京爲名執政。不愧科名云。

三月。章惇有罪免。以張璪參知政事。

朱服字行中。湖州烏程人。爲御史。惇密使客達意于服。爲服所白。惇父俞又彊占民田。民遮訴惇。惇繫之開封府。事併聞。遂免知蔡州。

夏四月。築河隄。自大名至于瀛州。

先是。河決澶州北外。都水監丞陳祐甫議修禹河故迹。請先遣使相視。祐甫以商胡橫隴故道。地勢高平。土性疏惡。皆不可復。復亦不能持久。惟禹故瀆在大伾太行之間。地卑而勢固。故秘閣校理李垂。與今知深州孫民先。皆有修築之議。垂召民先同河北漕

勢必諄諄以復禹舊迹為說。何異刻舟求劍乎。

臣自王供埽撥視迄于海口。從之。至是。河復大決于州之小吳埽。詔都水監丞李立之經畫以聞。帝謂輔臣曰。河之為患久矣。後世以事治水。故常有礙。夫水之趨下。乃其性也。如能順水所向。遷徙城邑以避之。復有何患。已而立之言。河流自乾寧軍至劈地口在今天津府靜海縣東北入海。宜自北京至瀛州分立東西堤五十九埽。詔從之。立之在熙甯初已主立堤。至是竟行其言。胡渭曰。自商胡決後。二十一歲為熙寧二年。導東流而北流閉。又十二歲為元豐四年。河復北流。至紹聖初又閉。後元符二年。東流斷絶。河竟北流

五月。夏人幽其主秉常。秋七月。詔李憲會陝西河東五路之師討之。

知慶州俞充知帝有用兵意。屢請西伐。又言諜報云夏

將李清本秦人說秉常以河南地來歸秉常母梁氏知之遂誅清奪秉常政而幽之宜興師問罪此千載一時也帝然之遂詔熙河經制李憲等大舉征夏召鄜延副總管种諤入對諤至大言曰夏國無人秉常孺子往持其臂以來耳帝壯之乃決意西伐方議出師孫固諫曰舉兵易解禍難不可帝曰夏有釁不取則為遼人所有不可失也固曰必不得已請聲其罪薄伐之分裂其地使其酋長自守帝笑曰此眞酈生之說爾時執政有言便當直渡河不可留行固曰然則孰為陛下任此者帝曰朕已屬李憲固曰伐國大事而使宦者為之則士大夫孰肯為用帝不悅他日固又曰今五路進師而無大

帥。就使成功、兵必為亂。帝諭以無其人。呂公著進曰問罪之師。當先擇帥。既無其人曷若已之。固曰公著言是也。帝不聽。竟命李憲出熙河。种諤出鄜延。高遵裕（字公綽。瓊之孫。）出環慶。劉昌祚（字子京、真定人。）出涇原。王中正（宦者。開封人。）出河東。分道並進。又詔吐蕃首領董氈集兵會伐。

詔定選格。

太祖設官分職。多襲五代之制。凡入仕有貢舉奏蔭攝署流外從軍五等。吏部銓惟注擬州縣官幕職。文臣少卿監以上中書主之。京朝官則審官院主之。武臣刺史副率以上內職樞密院主之。使臣則三班院主之。帝自即位。欲更制度。以王安石議置審官東西院。（事具前）于是

典選之職。分而爲四。文選曰審官東院。曰流內銓。武選曰審官西院。曰三班院。又詔內外官司舉官悉罷。命廷臣議選格。遂定銓注之法。悉歸選部而左右選分焉。審官東院爲尚書左選。流內銓爲侍郎左選。審官西院爲尚書右選。三班院爲侍郎右選。舊制。中書有堂選與百司郡縣奏舉。皆不隸于有司。王安石在中書。欲罷堂選。會公亮不可而止。至是。既罷內外長吏舉官法。堂選亦廢。

九月。李憲復蘭州。

憲總熙秦七軍及董氊兵三萬。敗夏人于西市新城。在蘭州皋蘭縣東南。復襲女遮谷。在皋蘭縣東。破之。遂復古蘭州城之。請建爲帥府。既而种諤克米脂城。米脂。今爲縣。屬綏德州。高遵裕復清遠軍。前注見。王中正以河東兵入宥州。中正率兵至宥州見前。度無定

河。循水北行。地皆沙濕。士馬多陷沒。糗糧不能繼。又恥無功。遂入于宥州。時夏人棄城走河北。城中遺民百餘中正遂屠之。掠其牛馬以充食。無定河。出榆林府邊外。流逕米脂縣。綏德州。又東南至清澗縣。入黃河。即古奢延水也。以潰沙急流。深淺不定。故名。

冬。十一月。癸未朔。日食。

高遵裕等兵潰。李憲不至靈州而還。

劉昌祚率蕃漢兵五萬。受遵裕節制。令兩路合軍以進旣入境。而環慶兵不至。昌祚次磨𠯿隘。在寧夏府靈州南。遇夏衆十萬扼險。大破之。遂薄靈州城。兵幾入門。遵裕嫉其功。馳使止之。昌祚按甲不敢進。遵裕至。圍城十八日不能下。夏人決黃河七級渠在靈州南。以灌營。復抄絕餉道。士卒凍溺死。遂潰而還。餘軍纔萬三千而已。夏人躡之。復

敗焉昌祚亦還涇原种諤留千人守米脂而自帥大衆進攻銀石夏州遂破石堡城在榆林府榆林縣南進至夏州駐軍索家平在榆林府懷遠縣故夏州南會大校劉歸仁以衆潰而軍食乏復値大雪乃引還死者不可勝計入塞者僅三萬人王中正自宥州行至柰王井在廢宥州西糧盡士卒死者二萬人亦引還初詔憲帥五路兵直趨興靈憲總師東上營于天都山下在平凉府固原州西北焚夏之南牟內殿并其館庫追襲其統軍新都喇卜丹舊作仁多唆丁今改敗之次于葫蘆河即蔚茹水注見前遂班師時諸路兵皆至靈州獨憲不至

壬戌五年春正月貶高遵裕等官以李憲爲涇原經畧安撫制置使

初夏人聞朝廷大舉梁氏問策于廷諸將少者盡請戰一老將獨曰但堅壁清野縱其深入聚勁兵于靈夏而遣輕騎抄絶其餽運可不戰而困也梁氏從之師卒無功而還帝曰朕始以孫固言為迂今悔無及矣至是討敗師罪高遵裕責授郢州團練副使本州安置种諤王中正劉昌祚並降官憲欲以開蘭會（今鞏昌府靖遠縣本唐會州後没吐蕃宋初屬夏後收復）邀功弭責孫固曰兵法後期者斬況諸路皆至而憲獨不行不可赦帝以憲有功但令詰其擅還之由憲以饋餉不接為辭釋弗誅憲復上再舉之策詔以為涇原經畧安撫制置使知蘭州

夏四月壬子朔日食

御史中丞舒亶有罪免。

亶舉劾多私。氣燄熏灼。見者側目。至是。坐詐爲錄目。奪兩秩勒停。遠近稱快。

以王珪爲尚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蔡確爲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章惇爲門下侍郎。張璪爲中書侍郎。蒲宗孟爲尚書左丞。王安禮爲尚書右丞。

官制成。改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爲左右僕射。參知政事爲門下中書侍郎。尚書左右丞。初議官制。蓋倣唐六典。事無大小。並中書取旨。門下審復。尚書受而行之。三省分班奏事。並歸中書。確說珪曰。公久在相位。必得中書令。珪信不疑。確乃言于帝曰。三省長官位高。不須置令。

西夏之罪淺于淮蔡廷臣乃無一人效裴度贊成謀畫者且謂諸將非有光顏愬比其憚于行師訖猶不遺餘力宜神宗有不出公卿而出于閹寺之謂也公卿既無足與謀轉以閹寺能盡心而任之國事未有不日壞者明崇禎之亡國正復坐此然其時之公卿亦足見無一有人心者矣

但令左右僕射分兼兩省侍郎足矣帝以為然故確名為次相實顯大政珪以左僕射兼門下拱手而已確既相屢興羅織之獄縉紳士大夫重足而立富弼在洛上書言確小人不宜大用帝不從帝嘗語輔臣有無人才之嘆宗孟率爾對曰人才半為司馬光邪說所壞帝不語直視久之曰蒲宗孟乃不取司馬光邪未論別事只辭樞密一節朕自即位以來唯見此一人他人則雖迫之使去亦不肯矣宗孟慚懼無以為容時李憲乞再舉伐夏帝以訪輔臣王珪對曰向所患者用不足朝廷今捐錢鈔五百萬緡以供軍食有餘矣安禮曰鈔不可啖必變而為錢錢又變為芻粟今距出征之期纔兩月安能集事帝曰李憲以為已有備彼宦者能如是卿等獨無意乎唐平淮蔡唯裴度謀議與主同今乃不出公卿而出于閹寺朕甚恥之安禮曰淮西三州爾有裴度之謀李光顏李愬之將然猶引天下之兵力歷歲而後定今夏氏之疆非淮蔡比憲才非度匹諸將非有光顏愬輩臣懼無以副
聖志也

以曾鞏為中書舍人

鞏能文章。爲歐陽修所重。帝深知其才。命充史館修撰。專典史事。至是命爲中書舍人。時自三省百職事。選授一新。除書日至十數人。人舉其職。鞏所製訓辭典約而盡。未幾卒。鞏嘗通判越州。徙襄州。洪州。所至皆有聲績。呂公著嘗言于帝曰。鞏爲人行義不如政事。政事不如文章。以是不大用。

呂公著罷。

公著以興兵討西夏。秦晉民大困。數白其害。不從。引疾求去。出知定州。

秋八月。給事中徐禧。字德占。洪州分寧人。護兵城永樂。注見前。

种諤西討。不能如志。知延州沈括。欲盡城橫山。注見前。下瞰平夏。注亦見前。使虜不得絕磧爲寇。諤遂上其策于朝。且

言與功。當自銀州始。帝以爲然。遣給事中徐禧、內侍李舜舉(開封人)往鄜延議之。舜舉退詣執政王珪。迎謂曰。朝廷以邊事屬押班、及李留後。無西顧之憂矣。舜舉曰。四郊多壘。卿大夫之辱也。相公當國。而以邊事屬二內臣。可乎。內臣止宜供禁廷灑掃之職耳。豈可當將帥之任邪。聞者代珪發慙。禧至鄜延。上言銀州雖據明堂川(在米脂縣西北。即古榆谿。今亦謂之西河。源出榆林府邊外。下流入無定河。)無定河之會。而故城東南已爲河水所吞。其西北又阻天塹。(謂黄河)不如永樂之形勢險阨。請先城永樂。永樂依山無水泉。种諤極言其不可。帝從禧議。乃詔禧護諸將往城之。而命諤移府鄜塞。總兵爲援。陝西轉運判官李稷主饋餉。禧以諤

不鼓不成列宋襄已誤于前徐禧不鑒覆車之轍轉引以為詞愚莫甚焉然其率爲此語非特輕妄寡謀或恐其謀非己出耳後又不聽曲珍半濟之計以致喪敗禧雖死有餘辜矣

跋扈奏留諤守延州自率諸將往築十四日而成賜名銀川砦禧等退還米脂以兵萬人屬曲珍（字君玉隴干人）守之

九月夏人陷永樂徐禧等敗死

禧等既城去九日夏人以數千騎來攻曲珍使報禧禧遂與李舜舉李稷往援之沈括守米脂比抵永樂夏人傾國而至大將高永能（字君舉青澗人）請及其未陳擊之禧曰爾何知王師不鼓不成列執刀自率士卒拒戰夏人益衆進薄城下珍兵陳于水際將士皆有懼色珍白禧曰今衆心已搖不可戰戰必敗請收兵入城禧曰君為大將奈何遇敵先自退邪乃以七萬人陳于城下夏人縱鐵騎渡河珍曰此鐵鷂子軍也當其半濟擊之乃可以

進。得地。則其鋒不可當也。禧不從。鐵騎既濟。震蕩衝突。大衆繼之。珍銳卒敗。奔還。蹂後陳。夏人乘之。珍衆大潰。珍收餘衆入城。夏人圍之厚數里。且據其水砦。珍士卒晝夜血戰。城中乏水已數日。掘井不及泉。渴死者十六七。括與李憲援兵及饋餉。皆爲夏人所隔。不得前。种諤怨禧。不遣救師。城中大急。會夜半大雨。夏人環城急攻。城遂陷。禧舜舉。穆永能皆爲亂兵所害。惟珍裸跣走免。將校死者數百人。喪士卒役夫二十餘萬。夏人耀兵米脂城下而還。自熙寧以來用兵。得夏葭蘆。注見前。吳堡。宋金爲縣。屬葭州。義合。本夏人砦。宋收復。故城在今綏德州東。米脂浮圖塞門。俱注見前。六城。而靈州永樂之役。官軍熟羌義堡死者六十萬人。

錢穀銀絹不可勝計事聞帝臨朝痛悼爲之不食贈禧等官而貶括爲均州團練副使隨州安置降珍爲皇城使自靈武之敗秦晉困棘天下企望息兵而括謗進攻取之策禧素以邊事自任狂謀輕敵遂致覆敗自是帝始知邊臣不可倚信深自悔咎無意于西伐而夏人亦困弊矣初帝之遣禧也王安禮諫曰禧志大才疏必誤國事帝不聽及敗帝曰安禮每勸朕勿用兵少置獄蓋爲是也

癸亥　六年春二月夏人寇蘭州貶李憲爲熈河都總管

夏人數十萬圍蘭州已奪兩關門鈐轄王文郁字周卿麟州新秦人夜集死士七百餘人縋城擊走之未幾夏人復分道入寇亦多爲諸路所敗中丞劉摯言熈河經畧使李憲貪功生事一出欺罔遂興靈會師之期頓兵以城蘭州遺患至今詔貶憲爲熈河安撫經畧都總管

夏四月遼大雪

平地丈餘馬死者十六七

閏六月夏人復來修貢

夏人亦弊于兵西南都統茂錫克額木齊舊作昴星嵬名濟今改移書示涇原劉昌祚乞通好如初昌祚以聞帝諭昌祚答之及入寇屢敗國用益竭乃遣默爾根密克滿奇雅舊作謨箇咩迷乞遇今改來上表帝許之復詔陝西河東經畧司其新復城砦徼循毋出二三里夏之歲賜悉如其舊未幾夏主上書乞還侵疆帝不許

司徒韓公富弼卒謚文忠

弼早有公輔之望名聞夷狄遼使每至必問其出處安否臨事周悉不萬全不發當其敢言奮不顧身忠義之

性老而彌篤。家居一紀。斯須未嘗忘朝廷。及卒贈太尉。

彌遺表畧云。陛下即位之初。邪臣納說。上誤聰明。浸成禍患。今上自輔臣。下及多士。畏禍圖利。習成敝風。去年永樂之役。兵民死亡者數十萬。今久戍未解。百姓困窮。豈諱過恥敗。不思救禍之時乎。天地至仁。寧與羌夷校勝負。願休兵息民。使關陝之間。稍遂生理。兼陝西再團保甲。州縣奉行。勢侔星火。人情惶駭。不若寢罷以綏懷之。臣之所陳。急于濟事。若夫要道。則在聖心所存。與所用之人。君子小人之辨爾。

秋。八月。蒲宗孟免。以王安禮李清臣（字邦直。魏人。）為尚書左右丞

御史論宗孟荒于酒色。及繕治府舍過制。故免。

九月。癸卯朔。日食。

冬。十月。遼耶律伊遜伏誅。

伊遜在興中府。坐以禁物鬻入外國。減死幽于萊州（當作

宋時幅員最狹東西或可得六千四百餘里若以南

來州遼置廢城在今錦州府寧遠州其黨耶律仁傑削爵爲民至是伊遜復謀出奔及私藏兵甲事覺伏誅

十一月太師文彥博致仕

彥博自河南入覲帝嘉其輔立英宗而不伐其功加兩鎮節度使將行賜燕瓊林苑兩遣中使遺詩祖道當世榮之至是請老以太師致仕彥博之在河南也與富弼等用白居易故事就弼第置酒相樂尚齒不尚官洛陽多名園古刹諸老鬚眉皓白衣冠甚偉都人常隨觀之已而圖形妙覺僧舍謂之洛陽耆英會司馬光年未六十以狄兼謩故事與焉白居易在洛稱香山居士與胡杲等九人爲尚齒會人繪爲九老圖狄兼謩年未七十

十二月戶部獻今歲民數

時天下凡二十三路東南際海西盡巴僰北極三關東

北計則燕雲十六州並入遼地交阯六詔皆未入版圖所謂北極三關則今之覇州雄縣高陽其南際海則今之瓊州崖州以相距道里計之尚不足萬里安得如史所云一萬一千六百餘里之多蓋當時記載未免特事鋪張不足爲徵實也

西六千四百八十五里。南北萬一千六百二十里。天下主客戶一千七百二十一萬一千七百一十三。

甲子七年。春正月。夏人大舉寇蘭州。

初李憲以夏人數至蘭州河外。而翱翔不進。意必大舉。乃增城守之備。至是果大舉入寇。步騎號八十萬圍蘭州。意在必取。督衆急攻。矢如雨雹。雲梯革洞百道並進。凡十晝夜不克。糧盡引去。尋復寇延州順德軍。注見定西城。宋砦。廢城在今秦州西北。及熈河諸砦。

夏五月。詔以孟軻配食孔子。

先是。判國子監常秩。字夷甫潁州潁陰人。請立孟軻揚雄像于廟庭。仍賜爵號。又請追尊孔子爲帝。下兩制禮官詳議。以

荀揚大醇小疵已無當于聖人之道況雄臣事新莽尤爲名教罪人乃亦從祀廟廷何以飭祀典而示臣鵠耶

爲非是而止。知鄆州曾孝寬復請加封孟子。乃詔封爲鄒國公。至是復詔孟子與顏子並配孔子。又追封荀況爲蘭陵伯。揚雄爲成都伯。韓愈爲昌黎伯。從祀廟廷。

冬十二月。端明殿學士司馬光上資治通鑑。

初。光約戰國至秦二世。如左氏體爲通志以進。英宗悅之。命續其事。就崇文殿開局。許自選官屬。得借龍圖天章三館秘閣書籍。給御府筆墨繒帛及御前錢。以供果餌。以內臣爲承受。光遂與劉攽劉恕范祖禹及子康。字公休。編集。史記前後漢屬攽。三國迄隋屬恕。唐及五代屬祖禹。帝卽位。賜名資治通鑑。製序文賜之。會光出知永興軍。以衰病乞閒。乃差判西京留司御史臺及提舉崇福宮。前後六任。聽以書局

中人內侍安得有妻且十歲兒袍篋中豈不能藏史

自隨光于是徧閱舊史旁采小說抉摘幽隱較計毫釐上起周威烈王二十三年下終五代又畧舉事目年經國緯以備檢尋為目錄又參考羣書評其同異俾歸一塗為考異合三百五十四卷歷十九年而成至是上之詔以光為資政殿學士降詔獎諭

乙丑　八年春正月帝有疾三月詔立延安郡王傭（帝第六子）為皇太子賜名煦皇太后權同聽政

帝疾甚羣臣請立皇太子及請皇太后高氏權同聽政許之三月甲午朔立傭為皇太子賜名煦先是岐王顥嘉王頵（英宗第四子）日問起居太后既垂簾命二王毋輒入且陰敕中人梁惟簡妻制十歲兒一黃袍懷以來蓋密

家不過欲頌太后撫幼帝之美而不覺其言之過甚而謬矣

爲踐阼倉卒備也。初。太子之未立也。職方員外郎邢恕與蔡確成謀。密語太后之姪高公繪公紀。曰。上疾不可諱。延安幼冲。宜早有定論。岐。嘉皆賢王也。公繪驚曰。此何言。君欲禍吾家邪。恕知計不行。反宣言太后屬意岐王。而與王珪表裏。導確約珪入問疾。陽鈎致珪語。使知開封府蔡京。伏劒士于外。須珪小持異。則執而誅之。既而珪言上自有子。定議立延安。恕益無所施。及太子已立。猶與確自謂有定策功。傳播其語于朝。　邢恕。字和叔。鄭州陽武人。蔡京。字元長。興化仙遊人。

帝崩。太子即位。是爲哲宗。赦。

太子時年十歲。既即位。皇太后同聽政。

尊皇太后曰太皇太后。皇后曰皇太后。德妃朱氏曰皇太妃。帝生母。開封人。

太皇太后既聽政。散遣修京城役夫。止造軍器及禁庭工技。出近侍尤無狀者。戒中外無苛斂。寬民間保戶馬。

遵裕以失律論免其不宜復用人盡知之蔡確杜道求媚不自知其可鄙宜仁不以私恩廢公義實爲達於大體惜僅以正言斥之而未明正其罪使小人知所警惕也

事由中旨。王珪等弗預知也。蔡確思求媚于太后以自固。太后從父高遵裕。坐西征失律抵罪。因上言乞復遵裕官。后曰。遵裕靈武之役。塗炭百萬。先帝中夜得報。起環榻而行。徹旦不能寐。自是驚悸。馴致大故。禍由遵裕。得免刑誅。幸矣。先帝肉未冷。吾何敢顧私恩而違天下公議乎。確悚慄而退。

罷京城邏卒。及免行錢。廢濬河司。蠲逋賦。

尋詔寬民力有司或致廢格者。監察御史糾劾之。

司馬光自洛入臨。夏。五月。詔求直言。

光居洛十五年。天下以爲眞宰相。田夫野老。皆號爲司馬相公。婦人女子亦知其爲君實也。神宗崩。光欲入臨。

避嫌不敢時程顥在洛勸光行乃從之衛士見光皆以手加額曰此司馬相公也所至民遮道聚觀馬至不得行曰公無歸洛留相天子活百姓光懼亟還太后遣內侍梁惟簡勞光問爲政所當先光請開言路詔榜朝堂而大臣有不悅者設六語云若陰有所懷犯非其分或扇搖機事之重或迎合已行之令上以徼倖希進下以眩惑流俗若此者罰無赦后復命示光光曰此非求諫乃拒諫也人臣惟不言言則入六事矣乃具論其情改詔行之於是上封事者千數

召程顥爲宗正寺丞未至卒

顥嘗曰新法之行乃吾黨激成之當時自愧不能以誠

當熙寧新法盛行而珪依附權勢一意從諛以叨祿保位斥遠正人其奸惡視

感上心遂致今日之禍。豈可獨罪王安石也。至是。召為宗正丞。未行而卒。顥自十五六時。與弟頤聞汝南周敦頤論道。遂厭科舉之業。慨然有求道之志。未知其要。泛濫于諸家。出入于老釋者幾十年。返求諸六經而後得之。資性過人。充養有道。純粹之氣。盎于面背。門人交友。從之歲久。未嘗見其忿厲之容。遇事優為。雖當倉卒。不動聲色。深有意經濟。方召用。遽卒。士大夫識與不識。莫不哀傷焉。文彥博采衆論。題其墓曰明道先生。

王珪卒。

珪以文學見推流輩。然自執政至宰相。凡十六年。無所建明。率道諛將順。當時目為三旨相公。以其上殿進呈。

竟悖呂惠卿相去無幾非特臨事漫無可否而已三旨之目猶未足以盡之

嘗讀宋史至徐積傳而歎史筆非難史識尤難夫以父名石而子不踐石爲孝

云取聖旨。上可否訖。云領聖旨。退諭稟事者。云已得聖旨也。

以司馬光爲門下侍郎。

詔起光知陳州。過闕。留爲門下侍郎。是時天下之民。引領拭目以觀新政。而議者猶謂三年無改于父之道。光曰。先帝之法。其善者。雖百世不可變也。若王安石。呂惠卿所建。爲天下害者。改之當如救焚拯溺。况太皇太后以母改子。非子改父也。于是衆議少止。

六月。賜楚州孝子徐積積字仲車楚州山陽人粟帛。

積事親孝。旦夕必冠帶定省。從胡瑗學。所居一室。寒一裘。啜粟飲水。雖瑗遺以食。亦不受。以父名石。至終身不

則公子地之子當舟居而不廢地乎且大孝莫如舜不聞其見瞽目者輒拜而積乃以不用石器與避不踐石稱豈非累積之大者乎觀其讀孝經輒淚落不止雪夜伏墓則悲慟嘔血乃本於天性之自然彼過石而怵然傷心雖亦出於至性而作史者於不合經常之行則當從刪向曾爲文以正其失茲特舉示之使天下知史筆非難史識爲難耳

用石器。行遇石則避而不踐。中年屏居窮里。而四方事無不知。嘗借人書。經夕還之。借者紿言書中有金葉。積責衣償之。不與辯。後以近臣薦。授楚州教授。每升堂訓諸生曰。諸生欲爲君子。而使勞己之力。費己之財。如此而不爲君子猶可也。不勞己之力。不費己之財。諸君何不爲君子。鄉人賤之。父母惡之。如此而不爲君子。猶可也。鄉人榮之。父母欲之。諸君何不爲君子。聞者敬服。及卒。賜諡節孝。

秋七月。以呂公著爲尚書左丞。

公著知揚州。被召侍讀。太后遣使問所欲言。公著曰。先帝本意以寬省民力爲先。而建議者以變法侵民爲務

與已異者。一切斥去。故日久而弊愈深。法行而民愈困誠得中正之士。講求天下之利病。協力而爲之。宜不難矣。既至。拜左丞。

罷保甲法。

先是。司馬光言于太后曰。兵出民間。雖云古法。然古者八百家。纔出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閒民甚多。三時務農。一時講武。不妨稼穡。自兩司馬以上。皆選賢士大夫爲之。無侵漁之患。故卒乘輯睦。動則有功。今籍鄉村之民。二丁取一。授以弓弩。教之戰陳。是農民半爲兵也三四年來。又令三路置都教場。無問四時。每五日一教。一丁在閱。一丁供送。雖云五日。而保正長以泥棚除草

爲名聚之教場得賂則縱否則留之是三路耕耘收穫稼穡之事幾盡廢也至是復力言其公私勞擾有害無益遂詔罷之

冬十一月復以鮮于侁爲京東轉運使

先是熙寧末侁嘗爲京東轉運使尋知揚州已而吳居厚字敦老洪州人爲副使時方興鹽鐵居厚精心計籠絡鉤稽收羡息錢數百萬即萊蕪利國二冶萊蕪漢縣今屬泰安府縣東南舊有冶宋置監于此利國冶在徐州府銅山縣東北宋置監今爲驛鑄錢以能擢都轉運使議行河北鹽法搜剔無遺居厚起州縣凡流徙以言利得進在京東苛刻劇益王冲因民怨聚衆數千欲乘居厚行部至徐鎮取投諸鑄冶中居厚聞之遁去及是爲言者所論坐貶貶知廬州尋謫黃州安置乃復用侁司馬光語人曰以子駿之

賢不宜復使居外。然朝廷欲救東土之弊。非子駿不可。此一路福星也。安得百子駿布在天下乎。侁既至。奏罷萊蕪。利國。兩冶。又奏海鹽依河北通商。民大悅。

葬永裕陵。在鞏縣西南昭陵西。

史臣曰。神宗孝友謙抑。勵精圖治。將大有爲。未幾王安石入相。以偏見曲學。起而乘之。天下洶洶騷動。帝終不覺悟。致祖宗之良法美意。變壞幾盡。由是邪佞日進。人心日離。禍亂日起。惜哉。

罷方田法。

十二月。罷市易法。貶呂嘉問知淮陽軍。

言者交論市易之患。被于天下。本錢無慮千二百萬緡率二分其息。十有五年之間。子本當數倍。今乃僅足本錢。蓋買物入官。未轉售而先計息取償。至于物貨苦惡。

上下相蒙虧折日多空有虛名而已監察御史韓川請
趣罷其法於是詔罷市易而削前提舉市易光祿卿呂
嘉問三秩貶知淮陽軍其黨皆降黜

罷保馬法

起居舍人邢恕有罪貶知隨州

恕博貫經籍能文章從程顥學司馬光呂公著王安石
吳充皆重之然天資詭詐自進與蔡確謀立岐王顥事
既不成會王珪卒恕與確及章惇宣言太皇太后及吳
充有異議賴確擁護而止自以為功至是復為高公繪
卓奏乞尊崇朱太妃為高氏異日計太后怒黜知隨州

哲宗皇帝

丙寅 元祐元年。春閏二月。蔡確有罪免。

右司諫王覿。字明叟。泰州如皐人。上疏言。國家安危治亂。繫于大臣。今執政八人。而姦邪居半。使一二元老。何以行其志哉。因極論蔡確章惇韓縝張璪朋邪害正。章數十上。會右諫議大夫孫覺。侍御史劉摯。左司諫蘇轍。御史王巖叟。字彥霖。大名清豐人。朱光庭。上官均等。連章論確罪。且言確在熙豐時。寃獄苛政。首尾預其間。及至今日。稍語于人曰。當時確豈敢言。此其意欲固竊名位。反歸曲于先帝也。司馬光。呂公著進用。蠲除煩苛。確言皆己所建白。于是公論亦不容。太后不忍斥之。但罷政。出知陳州。

以司馬光爲尚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呂公著爲門下侍

郎。李淸臣。呂大防。爲尚書左右丞。

時光已得疾。而青苗免役將官之法猶在。西戎之議未決光嘆曰。四害未除。吾死不瞑目矣。折簡與呂公著曰。光以身付醫。以家事付愚子。惟國事未有所托。今以屬公。既而詔免朝覲。許乘肩輿。三日一入省。光不敢當。曰。不見君。不可以視事。詔令子康扶入對。遼人聞之。敕其邊吏曰。中國相司馬矣。毋輕生事。開邊隙。

以李常爲戶部尚書。

司馬光言。戶部尚書。舊三司使之任。其所管財穀事有散在五曹及寺監者。並歸戶部。詔從之。尋以常爲尚書。或疑其少幹局。慮不勝任。光曰。用常主邦計。則人知朝

廷不急于征利聚斂少息矣

章惇有罪免以范純仁同知樞密院事

言者論惇譏賊狠戾罔上蔽明不忠之罪與蔡確等惇不自安及確罷論者益力會與司馬光爭辯役法于太后簾前其語甚悖太后怒斥知汝州以安燾字厚卿開封人代惇知樞密院事范純仁同知院事命既下給事中王巖叟侍御史劉摯等交章論燾附惇不當躐遷至封還誥命燾亦力辭乃詔仍同知院事

罷青苗法

復常平舊法累年積蓄錢穀財物盡委提點刑獄交管

罷諸州常平新法提舉管勾官

三月罷免役法。

司馬光請悉罷免役錢。諸色役人皆如舊制。其見在役錢。撥充州縣常平本錢。于是詔修定役書。侍御史劉摯。乞並用祖宗差法。監察御史王巖叟請立諸役相助法。中書舍人蘇軾。請行熙寧給田募役法。因列其五利。王巖叟言五利難信。而有十弊。軾議遂格。光復言免役之法。其害有五。乞直降勅罷之。光曰。上戶舊充役。固有陪備。而得番休。今出錢比舊所費特多。年年無休息。下戶舊不充役。今例使出錢。舊所差皆土著良民。今皆浮浪之人。恣為姦欺。又農民出錢難于出力。凶年則賣莊田牛具。以錢納官。又提舉司惟務多斂役錢。廣積寬剩以為功。此五害也。今莫若直降勅命。委縣令佐。揭簿定差。其人不願身自供役。許擇可任者雇代。惟衙前一役。最號重難。今仍行差法。陪備既少。當不至破家。若猶於其力難獨任。即乞如舊于官戶寺觀单丁女戶。有屋產莊田者。隨貧富以差出助役錢

尚慮役人利害四方不能齊同乞許監司守令審其可否可則敢行如未究盡縣五日具措畫上之州州一月上轉運使以聞朝廷委執政審定隨一路一州各爲之敕務要曲盡章惇取光所奏疏畧未盡者駁奏之呂公著言惇專欲求勝不顧命令大體望選差近臣詳定于是資政殿大學士韓維及范純仁呂大防孫永等詳定以聞蘇軾言于光曰差役免役各有利害免役之害聚斂于上而下有錢荒之患差役之害民不得力農而吏胥緣以爲姦此二害輕重畧等矣光曰于君何如軾曰法相因則事易成事有漸則民不驚三代之法兵農爲一至秦始分爲二及唐中葉盡變府兵爲長征卒自是農出穀帛以養兵兵出性命以衛農天下便之雖聖人復起不能易也今免役之法實大

類此。公欲驟罷免役而行差役。正如罷長征而復民兵。蓋未易也。光不以爲然。軾又陳于政事堂。光色忿然。軾曰。昔韓魏公刺陝西義勇。公爲諫官。爭之甚力。韓公不樂。公亦不顧。軾昔聞公道其詳。豈今日作相。不許軾盡言邪。光謝之。自是役人悉用見數爲額。惟衙前用坊場河渡錢雇募。餘悉定差。仍罷官戶。寺觀單丁。女戶。尋以衙前不皆有雇直。遂改雇募爲招募。純仁謂光曰。差役當熟講緩行。不然滋爲民病。願虛心以延衆論。不必謀自己出。謀自己出則諂諛得乘間迎合矣。役議或難回。則可先行之一路。以觀其究竟。光不從。持之益堅。純仁曰。是使人不得言爾。若欲媚公以爲容悅。何如少年合

小人必有濟惡之才嘗其初起下僚竭智慮以赴公自非庸碌者所及未嘗不可藉以集事及得志在位逞其伎倆肆意以行奸欺稱威福流毒無所底止非一人而前後易轍也蓋其始尚受制於人繼乃獨行其意同是才力而所用不同故正人每為其所愚而不覺光此時之於京猶前此之於安石也孔子所以有小知大受之戒觀人者其亦慎所取哉

安石以速富貴哉。光深謝之。初。差役之復為期五日。同列病其太迫。知開封府蔡京獨如約。悉改畿縣雇役。無一違者。詣政事堂白光。光喜曰。使人人奉法如君。何不可行之有。

范子淵有罪。貶知峽州。

子淵在熙豐閒提舉修堤隄河。糜費巨萬。而功用卒不成。護隄壓埽之人溺死無算。至是御史呂陶劾其罪。黜知峽州。中書舍人蘇軾草制詞有曰。汝以有限之財。興必不可成之役。驅無辜之民。置之必死之地。時以為至言。

置訴理所。

許熙寧以來得罪者自言。

夏。四月。罷熙河經制財用司。

召程頤為崇政殿說書。

初頤年十八上書仁宗欲黜世俗之論以王道為心治平元豐間大臣屢薦皆不起至是司馬光呂公著共疏其行義曰伏見河南處士程頤力學好古安貧守節言必忠信動遵禮法年踰五十不求仕進眞儒者之高蹈聖世之逸民望擢以不次使士類有所矜式召為秘書郎及入對改崇政殿說書頤上疏言習與智長化與心成陛下春秋方富雖睿聖得于天資而輔養之道不可不至大率一日之中接賢士大夫之時多親寺人宮女之時少則氣質變化自然而成願選名儒入侍勸講講罷留之分直以備訪問或有小失隨事獻規歲月積久必能養成聖德頤聞帝在宮中盥而避蟻問有是乎帝曰然誠恐傷之耳頤曰推此心以及四海帝王之要道也帝嘗憑檻偶折柳枝頤正色曰方春時和萬物發生不當輕有所折以傷天地之和帝頷之

韓維免

以六藝文姦言者王莽也安石實繼之莽流毒百姓二十餘年光武起而拯之遂以寧謐安石則禍肇熙寧訖徽欽猶未艾北狩南渡皆一人兆其機即謂其罪浮於莽可也

御史中丞劉摯殿中侍御史呂陶諫官孫覺蘇轍王覿朱光庭等連章論縝才鄙望輕在先朝奉使割地七百里以遺契丹邊人怨之切骨不可居相位遂出知潁昌今許州宋曰潁昌府縝外事莊重所至以嚴稱雖出入將相而寂無功烈厚自奉養世以比晉何曾

王安石卒

安石未柄用時名震京師不好華腴自奉至儉或衣垢不浣面垢不洗世多稱其賢蘇洵字明允軾之父獨曰是不近人情者作辨姦論以刺之謂王衍盧杞合為一人性彊忮遇事無可否自信所見執意不回方議變法在廷交執不可安石傅經義出己意辯論輒數百言衆不能詘

甚者謂天變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以是怨議紛起。既再罷。終神宗世不復召。凡八年而卒。安石每聞朝廷變其法。夷然不以爲意。及聞罷助役。愕然失聲曰。亦罷至此乎。良久曰。此法終不可罷。又嘗曰。新法以爲始終可行者。曾子宣也。始終以爲不可行者。司馬君實也。

朱子曰。安石以文章節行高一世。而尤以道德經濟爲己任。被遇神宗。致位宰相。世方見其有爲。庶幾復見二帝三王之盛。而安石乃汲汲以財利兵革爲先務。引用凶邪。排擯忠直。躁迫彊戾。使天下之人。囂然喪其樂生之心。卒之羣姦嗣虐。流毒四海。至于崇宣之際。而禍亂極矣。

以呂公著爲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

元豐官制成。三省並建。而中書獨爲取旨之地。尚書門下受成而已。又執政官率數日一至政事堂。事多決于其長。同列莫得預。至是公著以爲言。詔自今事干三省

憲者元豐末年已爲漏網至此追正其喪師之罪猶得提舉宮觀宋之刑政姑

者。執政並同取旨而各行之。并命執政官長貳日集議事。遂爲定制。考公著此請續綱目係于公著爲門下侍郎條文不載政事堂日集議事今採宋史公著本傳改輯。

詔起文彥博平章軍國重事。

彥博致仕居洛司馬光言其宿德元老宜起以自輔太后將用爲三省長官言者以爲不可乃命平章軍國重事六日一朝一月兩赴經筵班宰相上恩禮甚渥彥博年八十一矣。

黜內侍李憲等于外。

中丞劉摯言陛下臨御以來分别邪正而元惡大憝猶有漏網官者李憲貪功生事漁斂生民膏血興靈之役

意若此紀綱尚安在哉

首違師期乃頓兵城蘭州遺患今日王中正將兵二十萬出河東逗遛違詔精兵勁騎死亡殆盡宋用臣開封人神宗築京城建尚書省起太學立宗廟導洛通汴用臣悉領其事董大功役侵陵官司誅求小民奪其衣食之路石得一開封人領皇城司縱遣伺者飛書朝上則暮入狴犴朝士都民相顧以目者殆十年是四人者權勢烽焰張灼中外幸而先帝神武足以鎮壓不然其爲禍豈滅漢唐宦者哉侍御史林旦亦以爲言詔並降官憲中正得一提舉宮觀用臣監太平州稅務

詔舉經明行修之士

司馬光請立經明行修科歲委升朝文臣各舉所知以

勉勵天下。使敦士行。以示不專取文學之意。若所舉人違犯名教。必坐舉主毋赦。則自不敢妄舉而士之居鄉居家者。惟懼玷闕外聞。不待學官日訓月察。立賞告訐。而士行自美矣。于是詔自今凡遇科舉。令升朝官各舉經明行修之士一人。俟登第日。用以升甲。

五月。以韓維爲門下侍郎。

神宗崩。維自提舉嵩山崇福宮入臨。太后手詔勞問。維對曰。人情貧則思富。苦則思樂。困則思息。鬱則思通。誠能常以利民爲本。則民富。常以憂民爲心。則民樂。賦役非人力所堪者去之。則勞困息。法禁非人情所便者蠲之。則鬱塞通。推此而廣之。盡誠而行之。則子孫觀陛下

之德。不待教而成矣。未幾。起知陳州。召為資政殿大學士兼侍讀。至是。拜門下侍郎。

命程頤等修定學制。

太學自蔡確起大獄。連引朝士。有司緣此造為法禁煩苛。疑密。博士諸生。禁不相見。教諭無所施。御史中丞劉摯以為言。至是。命程頤等修定條制。頤大槩以為學校禮義相先之地。而月使之爭。殊非教養之道。請改試為課。有所未至。則學官召而教之。更不考定高下。置尊賢堂以延天下道德之士。鐫解額以去利誘。省煩文以專委任。勵行檢以厚風教。及置待賓吏師齋。立觀光法。如是者亦數十條。

六月放鄧綰李定于滁州

呂惠卿有罪建州安置

惠卿見正人彙進知不容于時懇求散地右司諫蘇轍王覿歷數其姦請投畀四裔以禦魑魅中丞劉摯復列其五罪于是貶光祿卿分司南京再貶建寧軍節度副使建州安置中書舍人蘇軾草其制曰惠卿以斗筲之功好兵喜殺以聚斂爲仁義以法律爲詩書首建青苗次行助役均輸之政事同商賈手實之禍下逮雞豚苟可蠹國害民率皆攘臂稱首先帝求賢如不及從善如轉圜始以帝堯之仁姑試伯鯀終焉孔子之聖不信宰予猶寬兩觀之誅薄示三危之竄天下傳誦稱快焉時惠卿章惇呂嘉問鄧綰李定蒲宗孟范子淵等皆已斥外言者論之不已范純仁言于太后曰錄人之過不宜太深后然之乃詔前朝希

合附會之人一無所問。言者勿復彈劾惠卿黨。稍安。或謂公著曰。今除惡不盡。將貽後患。公著曰。治道去太甚耳。文景之世。網漏吞舟。且人材實難。宜使自新。豈宜使自棄邪。

秋七月。罷榷蜀茶。

初熙寧中以蒲宗閔領榷蜀茶。事見前。又以李稷爲都大提舉。稷與宗閔務浚利刻急。一年之間通課利及舊界息七十六萬七千餘緡。及稷死。以陸師閔代之。師閔推利尤刻。稅息倍于稷。至是劉摯蘇轍論師閔搉場榷茶。其害過于市易。乃貶師閔官而罷成都茶場。

立十科舉士法。

司馬光奏。爲政得人則治。然人之才或長于此而短于

彼雖皐陶稷契各守一官中人安可求備若指瑕掩善則朝無可用之人苟隨器授任則世無可棄之士臣備位宰相職當選官若專引知識則嫌于私若止循資序未必皆才乞朝廷設十科舉士一曰行義純固可為師表（有官無官人皆可舉）二曰節操方正可備獻納（舉有官人）三曰智勇過人可備將帥（舉文武有官人）四曰公正聰明可備監司（舉知州以上資序）五曰經術精通可備講讀（有官無官人皆可舉）六曰學問該博可備顧問（同經術舉人）七曰文章典麗可備著述（同經術舉人）八曰善聽獄訟盡公得實（舉有官人）九曰善治財賦公私俱便（舉有官人）十曰練習法令能斷請讞（舉有官人）凡此十科應侍從以上每歲各舉三人中書置籍記之有事須材執政

按籍視其所舉科隨事試之。有勞又著之籍。內外官闕。取嘗試有效者隨科授職。所賜告命仍具所舉官姓名。其人任官無狀坐以繆舉之罪。詔從之。

夏主秉常卒子乾順立時年三歲。

帝初即位。秉常遣阿爾瑺舊作訛囉聿。今改。求蘭州米脂等五砦。未許。會秉常卒。遣使來告哀。詔自元豐四年用兵所得城砦。待歸我永樂陷執民。當畫以給還。遂遣穆衍弔祭。尋遣使封乾順為夏國主。

九月。尚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河內公司馬光卒。諡文正。

時兩宮虛已以聽光。為政光亦自見言行計從欲以身徇社稷。躬親庶務。不舍晝夜。賓客見其體羸。舉諸葛亮

食少事煩以爲戒光曰死生命也爲之益力病革諄諄語如夢中皆朝廷天下事也及薨太后哭之慟與帝臨其喪贈太師溫國公京師之民罷市往弔鬻衣以致奠巷哭以過車比喪還如陝葬送者如哭私親四方皆畫像以祀飲食必祝焉光孝友忠信恭儉正直居處有法動作有禮自少至老語未嘗妄自言吾無過人者但生平所爲未嘗有不可對人言者耳誠心自然天下敬信陝洛間皆化其德有不善曰君實得無知之乎光于物澹然無所好于學無所不通惟不喜釋老曰其微言不能出吾書其誕吾不信也及居政府凡王安石呂惠卿所建新法爲民害者剗革畧盡或謂光曰熙豐舊臣多憸巧小人他日有以父子之義間上則禍作矣光正色曰天若祚宋必無此事遂改之不疑

史臣曰熙寧新法病民者二十年一旦光起而爲政毅然以天下自任開言路進賢才凡新法之害民者次第取而更張之海內之民歡忻鼓舞甚于更生君子稱其有旋乾轉坤之功而光已老且病不克終治惜哉

以蘇軾爲翰林學士。

軾自登州召還。十月之間。三遷清要。尋兼侍讀。每經筵進讀。未嘗不反覆開導。覬有所啓悟。嘗鎖宿禁中。召見便殿。太后問曰。卿前年爲何官。對曰。黃州團練副使。曰。今爲何官。對曰。待罪翰林學士。曰。何以遽至此。對曰。遭遇太皇太后皇帝陛下。曰。非也。對曰。豈大臣論薦乎。曰。亦非也。軾驚曰。臣雖無狀。不敢自他途進。曰。此先帝意也。先帝每誦卿文章。必歎曰。奇才奇才。但未及進用卿耳。軾不覺哭失聲。太后與帝亦泣。左右皆感涕。已而命坐賜茶。撤御前金蓮燭送歸院。軾在翰林。頗以言語文章。規切時政。衛尉丞畢仲游憂其及禍。貽書戒之曰。君官非諫官。職非御史。而好非是人。危身觸諱。以遊其間。殆猶抱石而救溺也。軾

不能從。畢仲游字公叔士安曾孫。

張璪免。

諫官王覿御史呂陶上官均等連疏言璪姦邪便佞劉摯亦言璪初奉安石旋附惠卿隨王珪黨章惇謟蔡確數人之性不同而能探情變節左右順從各得其歡心今過惡既彰不可不速去之疏入皆不報至是罷知鄭州。

冬十月改封孔子後爲奉聖公。

鴻臚卿孔宗翰字周翰道輔子言孔子後世襲公爵本爲侍祠今乃兼領他官不在故郡于名爲不正乞自今襲封之人使終身在鄉里詔改衍聖公爲奉聖公不預他職添

給田百頃。供祭祀外。許均贍族人。賜國子監書。立學官以誨其子弟。

十一月。以呂大防爲中書侍郎。劉摯爲尚書右丞。

摯爲中丞數月。彈劾多所貶黜。百僚敬憚。時人以比呂誨。包拯。嘗與同列奏事。論及人才。摯曰。人才難得。能否不一。性忠實而才識有餘。上也。才識不逮而忠實有餘。次也。有才而難保。可藉以集事。又其次也。懷邪觀望。隨時改變。此小人也。太后及帝曰。卿常能如此用人。則國家何憂。

丁卯二年。春正月。禁科舉用王氏經義字說。

時科舉罷詞賦。專用王安石經義。且雜以釋氏之說。凡

士子自一語以上非安石新義不得用學者至不誦正經唯竊安石之書以干進精熟者輒上第故科舉益弊呂公著當國始請禁主司不得以老莊書命題舉子不得以申韓佛書爲學經義參用古今諸儒說毋得專取王氏尋又禁毋得引用王氏字說

夏四月詔文彥博十日一議事都堂

彥博累表乞致仕故也

以處士陳師道字履常一字無已彭城人爲徐州教授

師道高介有節安貧樂道博學善文家貧或經日不炊晏如也熙寧中王氏經學盛行師道心非其說遂絕意進取至是以蘇軾薦授是職

復制科。

李清臣免。

時蠲正熙寧之政。清臣固爭以爲不可。遂罷知河陽府。

秋。七月庚戌朔。日食。

罷門下侍郎韓維。

維處東省踰年。有忌之者。密爲讒愬。詔分司南京。尚書左丞王存抗聲簾前曰。韓維得罪。莫知其端。臣竊爲朝廷惜之。乃還維資政殿大學士。知鄧州。

八月。罷崇政殿說書程頤。

頤嘗言。天下重任。惟宰相經筵。天下治亂繫宰相。君德成就責經筵。其在經筵。以禮法自持。每進講。色甚莊。繼

以諷諫蘇軾謂其不近人情深嫉之每加玩侮于是頤門人右司諫賈易字明叔無為軍人左正言朱光庭等積不能平劾軾試館職策問謗訕軾因乞補郡殿中侍御史呂陶言臺諫當循至公不可假借事權以報私隙右司諫王覿言軾命辭失輕重其事小不足考若悉考同異深究嫌疑則兩岐遂分使士大夫有朋黨之名大患也太后然之范純仁亦言軾無罪遂置不問會帝患瘡疹不出頤詣宰臣問知否且曰上不御殿太后不當獨坐人主有疾而大臣可不知乎翼日宰臣以頤言問疾由是大臣亦多不悅御史中丞胡宗愈右諫議大夫孔文仲給事中顧臨字子敦會稽人遂連章力詆頤不宜在經筵乃罷

從來黨援門戶之習率由君子小人互相攻訐如薰猶冰炭氣味自爾差池未聞正人同處亦彼此分標樹幟者若洛蜀諸黨賢可異焉其始不過小有爭執積不能平漸至岐異揆之聖人和同羣黨之說均未有當也余嘗作宛轉曲論同室操戈之非有云顧厨清流禍自取程蘇何事相爾汝不能不爲諸君子致詰耳

頤出管勾西京國子監。時呂公著獨當國。羣賢咸在朝，不能不以類相從。遂有洛黨蜀黨朔黨之語。洛黨以頤爲首。而朱光庭賈易爲輔。蜀黨以蘇軾爲首。而呂陶等爲輔。朔黨以劉摯梁燾（字況之。鄆州須城人。）王巖叟劉安世（字器之。航之子。）爲首。而輔之者尤衆。是時熙豐用事之臣。退休散地。怨入骨髓。陰伺間隙。而諸賢不悟。各爲黨比。以訾議。惟呂大防秦人。戇直無黨。范祖禹師司馬光。不立黨。既而帝聞之。以問胡宗愈。宗愈對曰。君子指小人爲姦。則小人指君子爲黨。陛下能擇中立之士而用之。則黨禍熄矣。因著君子無黨論以進。

吐蕃額爾古誘果莊使據洮以叛。岷州將种誼（字壽翁。世衡子。）執

之檻送京師

董氈既死。養子額爾古嗣爲邈川首領。溫果莊使帥其衆據洮河。岷州行營將种誼等帥師執果莊檻送京師。尋赦之。遣居秦州。聽招其子呾木磋舊作結嘛齪今改及部屬以自贖。額爾古懼。乃上表謝罪。

罷右司諫賈易。

時程頤蘇軾交惡。其黨互相攻訐。易因劾呂陶黨軾兄弟。語侵文彥博范純仁。太后怒。欲峻責易。呂公著言易言頗直。惟詆大臣太甚。不可處諫列耳。乃止。罷知懷州。公著退語同列。諫官所言。未論得失。顧主上方富於春秋。異時有導諛惑上心者。正賴左右力諫。不可使人主輕厭言者。呂大防劉摯王存私顧而嘆曰。呂公可謂仁者之勇。

戊辰三年。春正月。復置廣惠倉。

夏四月。以呂公著為司空同平章軍國事。

公著以老懇辭位。乃拜司空同平章軍國事。詔建第于東府之南。啓北扉以便執政會議。凡三省樞密院之職。皆得總理。閒日一朝。因至都堂。其出不以時。蓋異禮也。

國初以來。宰相以三公平章軍國事者四人。而公著與其父夷簡居其二。世羨其榮。時熙豐用事之臣雖去。其黨猶分布中外。鴻臚丞常安民貽公著書曰。善觀天下之勢。猶良醫之視疾。方安寧無事之時。語人曰。其後必將有大憂。則眾必駭笑。惟識微見幾之士。然後能逆知其漸。故不憂于可憂。而憂之于無足憂者。至憂也。今日天下之勢。可為大憂。雖登進忠良而不能搜致海內之英才。使皆萃于朝。以勝小人恐端人正士。未得安枕而臥也。故去小人不為難。而勝小人為難。陳蕃竇武協心同力。選用名賢。天下想望太平。然卒死曹節之手。遂成黨錮之禍。張柬之五王。中

王覿前論蘇軾事謂不當使士大夫有朋黨之名其論甚正茲乃惡宗愈作君子無黨論因而劾之是何

興唐室。以爲慶流萬世。及武三思一得志。至于寃移淪沒。凡此者。皆前世已然之禍。今怨忿已積。一發其害必大。可不爲大憂乎。公著得書默然。常安民字希古。邛州人。

以呂大防范純仁爲尚書左右僕射。兼門下中書侍郎。孫固劉摯爲門下中書侍郎。王存胡宗愈爲尚書左右丞。趙瞻簽書樞密院事。

大防朴厚戇直。純仁務以博大開上意。忠厚革士風。二人同心戮力。以相王室。太后復盡心委之。故元祐之治。比隆嘉祐。時黨論方起。純仁慮之。會右諫議大夫王覿以胡宗愈進君子無黨論。惡之。因疏宗愈不可執政。太后大怒。純仁與文彥博呂公著辨于簾前。太后意未解。純仁曰。朝臣本無黨。但善惡邪正。各以類分。彥博公著

相矛盾矣純仁既曰朝臣本無黨又云善惡邪正各以類分且錄歐陽修朋黨論以進則又為積習所錮恬不為怪正人且然他尚可論乎

皆累朝舊人豈容雷同罔上昔先臣與韓琦富弼同慶曆柄任各舉所知當時飛語指為朋黨三人相繼補外造謗者共相慶曰一網打盡矣此事未遠願陛下戒之因極言前事朋黨之禍幷錄歐陽修朋黨論上之然竟出覯知潤州而宗愈居位如故

冬閏十二月蜀公范鎮卒諡忠文

初起鎮提舉中太乙宮兼侍讀且欲以為門下侍郎鎮雅不欲起從孫祖禹亦勸止之遂固辭不拜以銀青光祿大夫再致仕卒鎮清白坦夷恭儉慎默篤于行義口不言人過臨大節決大議色和而語莊常欲繼之以死雖在萬乘前無所屈其學本六經口不道佛老申韓之說熙寧元豐之際天下賢士大夫望以為相者鎮與司馬光二人至稱之曰景仁君實不敢有所輕輊

己巳四年春二月司空東平公呂公著卒。諡正獻。

公著薨。太皇太后見輔臣泣曰。邦國不幸。司馬相公既亡。呂司空復逝。帝亦悲感。即詣其家臨奠。贈太師。封申國公。公著自少講學。即以治心養性爲本。平居無疾言遽色。于聲利紛華。泊然無所好。簡重清淨。蓋天禀然。其識慮深敏。量宏而學粹。每議政事。博採衆善以爲善。至所當守。則毅然不可回奪。神宗嘗言其于人材不欺。如權衡之稱物。尤能避遠聲迹。不以知人自處。王安石博辨騁辭。人莫敢與抗。公著獨以精識約言服之。安石嘗曰。疵吝每不自勝。詣長者即廢。其服如此。

三月。胡宗愈免。

中丞孫覺右正言劉安世等論之也。

夏四月。分經義詩賦爲兩科試士。罷明法科。

尚書省請復詩賦。與經義兼行。解經通用先儒傳注及

已說又言舊明法最爲下科今中者即除司法叙名反在及第進士上非是乃詔立經義詩賦兩科罷試律義凡詩賦進士習一經試本經論孟義及詩賦論策凡四場經義進士習兩經試本經論孟義及論策亦四場兩科通定高下而取解額中分之各占其半專經者以經義定取舍兼詩賦者以詩賦爲去留其名次高下則于策論參之初司馬光言取士之道當先德行後文學就文學言之經術又當先于詞章神宗專用經義論策取士此乃復先王令典百王不易之法但王安石不當以一家私學欲蓋先儒令天下師生講解至于律令皆當官所須使爲士者果能知道義自與法律冥合何必置明法一科習爲刻薄非所以長育人材敦厚風俗也至是遂罷之未幾詔御試舉人仍試詩賦論三題

五月以范祖禹爲右諫議大夫兼侍講

祖禹初從司馬光修資治通鑑在洛十五年不事進取王安石尤愛重之祖禹終不往謁帝即位擢右正言以婦翁呂公著當國引嫌辭職再改著作郎兼侍講會夏暑權罷經筵祖禹上言陛下今日之學與不學係他日治亂如好學則天下君子欣慕願立于朝以直道事陛下輔佐德業而致太平不學則小人皆動其心務爲邪諂以竊富貴且凡人之進學莫不于少時今聖質日長數年之後恐不得如今日之事竊爲陛下惜也公著薨始除右諫議大夫尋加禮部侍郎聞禁中覓乳媪以帝年十四非近女色之時與左諫議大夫劉安世上疏勸進德愛身又乞太皇太后保護聖躬言甚切至太后謂曰乳媪之說外間虛傳也祖禹對曰外議雖虛亦足爲先事之戒凡事言于未然

則誠爲過及其已然則又無所及言之何益陛下寧受未然之言勿使臣等有無及之悔太后深嘉之

安置蔡確于新州（唐置今肇慶府新興縣是）

確失勢日久遂懷怨望在安州嘗遊車蓋亭（在今德安府安陸縣治西北）賦詩十章知漢陽軍（今湖北漢陽府宋時爲軍）吳處厚（邵武人）與確有隙因解釋其語（用郝處俊上元間諫高宗欲傳位武后事指斥東朝）上之以爲譏訕于是臺諫言確怨謗乞正其罪詔確具析確自辨甚悉右正言劉安世等又言確罪狀著明何待具析此乃大臣委曲爲之地耳乃貶確光祿卿分司南京臺諫論之不置而諫議大夫范祖禹亦言確之罪惡天下不容尚以列卿分務留都未厭衆論執政議寘確于法

大臣謀國不當自爲身計如蔡確之姦惡卽貶之不法亦不爲枉純仁顧力爲營救僅議投荒猶以荆棘久滋慮或自開先路何見之淺也

范純仁。王存獨以爲不可力爭之。文彥博。欲貶確嶺嶠。純仁聞之。謂呂大防曰。此路自乾興以來。荆棘近七十年。吾輩開之。恐自不免。大防遂不敢言。越六日。再貶確英州別駕。新州安置。純仁又言于太后曰。聖朝宜務寬厚。不可以語言文字之間。曖昧不明之過。竄誅大臣。今舉動宜爲將來法。此事甚不可開端也。且以重刑除惡。如以猛藥治病。其過也。不能無損焉。不聽。確至新州。未幾死。初。確之具析未上也。梁燾自潞州召爲諫議大夫。過河陽。邢恕極論確有策立勳。燾至奏之。太后諭三省曰。帝是先帝長子。子繼父業。其分當然。確有何策立勳邪。若使確他日復來。欺罔上下。豈不爲朝廷害。恐帝年少。制御不得。故今因其自敗。如此行遣。蓋爲社稷也。

六月。范純仁。王存罷。

米脂等砦雖昔為西夏所據其初本中國地也既已恢復疆土豈宜輕與割還得地而夏益驕宋人實為失算蓋自阿爾班求請地時許以永樂陷民相易至此遂難食言則又始討之未慎耳

呂大防言蔡確黨盛不可不治純仁面諫朋黨難辨恐誤及善人司諫吳安詩正言劉安世因論純仁黨確純仁亦力求罷政乃出知潁州府存確所舉也故亦出知蔡州

庚午五年春二月夏人來歸永樂之俘詔以米脂等四砦畀之

夏人來歸永樂所獲吏士百四十九人遂詔以米脂葭蘆浮圖安疆四砦還之夏得地益驕

文彥博致仕

彥博復居政府無歲不求去會殿中侍御史賈易言彥博至和建儲之議不可信太后命付史館彥博益求罷

乃以太師充護國軍山南西道節度等使致仕令有司備禮冊命宴餞于玉津園。先是遼使耶律永昌來聘蘇軾館之與永昌入覲見彥博于殿門外。却立改容曰。此潞公也邪。問其年。曰。何壯也。軾曰。使者見其容。未聞其語。其綜理庶務。雖精練少年有不如。其貫穿古今。雖專門名家有不逮。永昌拱手曰。天下異人也

三月。趙瞻卒。以韓忠彥字師樸琦之子同知樞密院事。蘇頌爲尚書左丞。

彥博嘗與傅堯俞許將論事不合。俱求罷政殿中侍御史上官均言大臣之任同國休戚。廟堂之上當務協諧。使中外之人泯然不知有同異之迹。若悻悻然辯論。不顧事體。何以觀視百僚。堯俞等雖有辯論之失。然事皆緣公無顯慝大過。望令就職。太后從之。

夏。四月知樞密院事孫固卒。

先是知樞密院事安燾以父喪去職。固代知院事。至是卒。固宅心誠粹。不喜矯亢。與人居。久而益信。故更歷夷險。而不為人所疾害。傅堯俞言司馬公之清。孫公之淳德。蓋所謂不言而信者也。世以為確論。

秋。八月召鄧潤甫為翰林學士承旨。罷御史中丞梁燾諫議大夫劉安世朱光庭。

初潤甫以母喪終制。除吏部尚書。梁燾權給事中駁之。改知亳州。至是復以承旨召。燾為中丞。與左諫議大夫劉安世右諫議大夫朱光庭交章論潤甫出入王呂黨中。始終反覆。今之進用。實繫君子小人消長之機。又言潤甫嘗為蔡確制稱確有定策之功。以欺惑天下。乞行

用人爲致治大綱豈宜稍參私意朝臣羣援之習在上者方當力爲整飭以挽頹風若欲平臣下夙怨與

能黜。累疏不報。燾等因力請外。乃出燾知鄭州。光庭知亳州。安世提舉崇福宮。時劉摯上疏請暫出潤甫。留燾等。蘇轍亦三疏論之。皆不報。

以蘇轍爲御史中丞。考宋史蘇轍傳元祐五年遷御史中丞。上疏極論調停之說。蓋梁燾既罷轍代爲中丞。因上此疏。續綱目附載其疏于召用鄧潤甫條目而不更書轍爲中丞。宋元通鑑又載其疏于召用鄧潤甫之前。皆非是。今據轍傳增輯。

自司馬光卒後。熙豐舊黨爭起邪說。以搖撼在位。呂大防劉摯患之。欲稍引用以平夙怨。謂之調停。太后疑不決。轍面論其非。又以說有未盡。復上疏言之。畧曰。親君子。遠小人。則主尊國安。疏君子。任小人。則主憂國殆。此理之必然。未聞以小人在外。憂其不悅。而引之于內。以自貽患也。先帝聰明聖智。疾頹靡之俗。將以綱紀四方。比隆三代。而臣下不能將順。造作諸法。上逆天意。下失民心。二聖

事調停何復成何政體大防所見迂謬不若轍之持論正當也

因民所願。取而更之。上下忻慰。前者用事之臣。不加斥逐。宥之于外。蓋已厚矣。而議者惑于衆說。乃欲招而納之。與之共事。謂之調停。此輩若返。豈肯但已哉。必將戕害正人。漸復舊事。以快私忿。人臣被禍。蓋不足言。臣所惜者。祖宗朝廷也。惟陛下斷自聖心。勿使小人一進。後有噬臍之悔。疏入。太后命宰執讀于簾前。曰。轍疑吾君臣兼用邪正。其言極中理。諸臣從而和之。調停之說遂已。

辛未六年。春二月。以劉摯為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蘇轍為尚書右丞。王巖叟簽書樞密院事。

轍除命既下。右司諫楊康國奏曰。轍之兄弟。謂其無文學則非也。蹈道則未也。其學乃學為儀秦者也。其文率務馳騁。好作為縱橫捭闔。無安靜理。陛下若悅蘇轍文學而用之不疑。是又用一安石也。轍以文學自負而剛

狠好勝則與安石無異不報巖叟在言職五年正諫無隱及拜簽樞密謝因進曰太后聽政以來納諫從善務合人心所以朝廷清明天下安靜願信之勿疑守之勿失復進言于帝曰陛下今日聖學當深辨邪正正人在朝則朝廷安邪人一進便有不安之象非謂一夫能然蓋其類應之者衆上下蔽蒙不覺養成禍胎爾又曰或聞有以君子小人參用之說告陛下者不知果有之否此乃深誤陛下也自古君子小人無參用之理聖人但云君子在內小人在外則泰君子在外小人在內則否小人既進君子必引類而去君子與小人競進則危亡之基也兩宮深然之

夏五月己未朔日食。

六月浙西水

杭州死者五十萬蘇州死者三十萬詔賜米百萬石錢二十萬緡賑之

翰林學士承旨蘇軾罷

初軾以論事爲衆所忌趙挺之（字正夫密州諸城人）王覿攻之遂出知杭州未幾召還侍御史賈易復劾軾元豐末在揚州聞先帝厭代作詩及草呂惠卿制皆誹怨先帝無人臣禮御史中丞趙君錫（字無愧安仁孫）亦繼言之太后怒罷易知宣州君錫知鄭州呂大防請併軾兩罷乃出軾知潁州尋改知揚州

秋七月復制置解鹽使

詔解鹽復許通商

冬十一月罷劉摯知鄆州

摯性峭直有氣節不爲利誘威怵與呂大防同位國家大事多決于大防惟進退士大夫實執其柄然持心少恕勇于去惡竟爲朋讒奇中遂與大防有隙先是蔡確之貶邢恕亦謫監永州酒稅以書抵摯摯故與恕善答其書有永州佳處第往以俟休復之語排岸官茹東濟得其書陰錄以示中丞鄭雍字公肅襄邑人殿中侍御史楊畏字子安遂寧人二人方附呂大防因箋釋其語謂休復者語出周易以俟休復者俟他日太皇太后復子明辟也上之又章惇諸子故與摯子游

摯亦間與之接。雍。或謂延見接納為牢籠之計。以覬後福。且論王巖叟。梁燾。劉安世。朱光庭等。三十人。皆其死友。太后于是面諭摯曰。言者謂卿交通匪人。為異日地。卿當一心王室。若章惇者。雖以宰相處之。未必樂也。摯惶恐退。上章自辨。而梁燾。王巖叟。果上疏論救之。太后曰。垂簾之初。摯斥排姦邪。實為忠直。但此三事。非所當為也。遂罷知鄆州。給事中朱光庭駁之曰。摯忠義自奮。朝廷擢之大位。一旦以疑而罷。天下不見其過。言者以光庭為黨。亦罷知亳州。

中書侍郎傅堯俞卒。謚獻肅。

堯俞卒。太后謂輔臣曰。傅侍郎清直一節。始終不變。金

王君子也。方倚以爲相。遠至是乎。堯俞素與王安石善。熙寧初自知廬州入京。時方行新法。安石謂之曰。舉朝紛紛。俟君來久矣。將以待制諫院處君。堯俞曰。新法世以爲不便。誠如是。當極論之。安石怒。遂不用。司馬光嘗謂邵雍曰。清直勇三德。人所難兼。吾于欽之畏焉。雍曰。欽之清而不耀。直而不激。勇而能温。是爲難耳。





